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志上

文類

靈關縣志卷之九

藝文志上 文類

昔遷史傳儒林而不列藝文志藝文者始於班固作前漢書而藝文漸詳壺邑為名勝之區秦號文獻自漢令狐氏讜言悟主唐苗文貞雅馴陳策已開歷代文章之宗逮唐宋以迄我

朝著作如林或言政治之廢興或發忠孝之幽德文獻之微於是乎在至騷人逸士登高作賦即景吟詩流風餘韻亦足使後世想見其為人擇雅搜奇以供博覽所係豈淺鮮哉作藝文志

靈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一

漢

上武帝訟太子寃書

三老令狐茂 邑人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天傷父子不和則家室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瞍孝已被謗伯奇放流晉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嫡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



無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楚皇太子造飾姦詐奉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二

云取彼譖人投界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令待罪建章闕下

唐

文詞雅麗策

太師 苗晉卿 邑人

陛下頃與三事大夫議於朝以討天下有奇才異行含光而不揚其輝詔諸侯咸舉之臣竊至愚不運大識循才審行不副高求臣聞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孝經曰王者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理天下是

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理所謂天地設位聖人

成能而保大定功勳業蓋時也逮金石斯細步驟不同
時有澆淳教隨繁畧桑扈谷風之刺三歸八佾之嫌人
用階武以至於此陛下嗣守丕緒茂昭大德能使百官
承式萬邦作乂所謂孕虞育夏甄殷陶周草弊移風自
前代未有也陛下乃賜臣策曰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
孰尙闕者豈不以採芻蕘之義誠考試之端不幸其功
俯垂下問實陛下謙德也微臣何足以知之制策曰至
如視聽貌言恒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
何方面可者臣聞劉歆以爲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
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理洪水天賜洛書法而陳之洪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

三

範是也故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疇相爲表裏聖
人行道各保其真若人有準方數必徵於錯逆政惟協
雅理必應於調和考之咎徵繁然著矣陛下隨陽澤以
著恩慎嚴霜以肅威鷹隼未擊罽羅不施草木未零山
林不伐足可使垂景星而降甘露騰休氣而漏醴泉臣
以爲一以貫之其道久矣制策曰禮以飾情情疏則禮
畧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爲同修外爲異同異之
用有昧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者臣聞六經之道同
歸禮樂之用爲急孔子曰安上理人莫善於禮移風易
俗莫善於樂董仲舒對策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

於天天道大者在於陰陽陽之爲德陰之爲刑王者承
天意以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陛下修先王之好生
存大易之緩死項者省囹圄去桎梏此則修省刑罰之
謂也臣聞樂以理內爲同禮以修外爲異同則和親異
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二者並行合爲一體
揖讓而理天下者禮樂之謂也適時之要斯並存焉制
策曰四時五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武
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悉請以對用釋余疑
者臣以爲斯並漢主之樂載於班氏之書必先究其明
徵考其敏博旣勞更僕何易盡言雖敢畧而陳之尙不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四

臻其極也臣聞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
祖考古者制宗廟太祝迎神於廟門其義也四時武德
者漢文所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而五奏於高廟焉五
行舞者本之周武也秦始皇二十五年更爲五行也漢
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昭德盛德宣之
所以尊宗廟昭容禮容者出武德文始五行之舞也謹
對

太師苗晉卿謚議

獨孤及

太師稟天純懿爲唐股肱兩朝當國惟明惟允論道賦
章送往事居叶恭秉彝動尚逢德惠和以懋其事明哲

以保其身昔嘗懸衡九流剖竹四郡刀尺之下無滯用
濡袴之內無貧民洛陽居守東夏輯睦天寶之季二京
爲戎皇輿西狩億兆左衽太師踐危機不易心處橫潰
不忘國奮身拔跡於豺狼之口道不汙而節不奪忠之
大者至乾隆元中天下多故皇綱未張肅宗修漢宣故
事用刑名繩下而太師以曹參爲師持清靜守職勵翼
王度將順事典人亦寧一厥猷茂焉能知人能官人慎
選乃僚言刈其楚至有拔羣萃而取公器不五六年比
肩袞職者光映册府當代榮之漢史稱胡廣與故吏陳
蕃並爲三司太師有焉夫九德成事實爲之首百工惟
壺闕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五

時哲則能惠宜其享天眉壽爲國元老古者生以行觀
其志沒以諡易其名字之美惡視行之大小後世或三
自以表德貞惠文子是也或二字以彰善鄭文終侯留
文成侯是也蓋其節大名盛則禮優謚崇太師德冠縉
紳位侔周召將加誅謚之制宜以鄭留爲準謹按大戴
禮體和居中曰懿文賢有成曰獻稽千載之令典台二
名以配德請謚曰懿獻謹議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韓國公苗公墓志銘

李華

永泰元年四月戊子唐舊相太保韓國公薨天子憫朝

蔡臣出次五月壬午贈太師七月丙子詔使中諱者
祭京兆少尹護喪龍旗轎車之薄哀導加於一等園塋
封樹碑版垂後盛於當朝葬我韓國公夫人名本於宏
才非厄運不揚元勳出忠烈百死之中登日月九天之
上乾坤閉而復闢鈞軸折而再駕故肅宗於行在見公
曰欲求良弼其在茲乎公諱晉卿字元輔上黨壺關人
祖襲夔贈太子太師父殆庶贈禮部尚書公成童好學
弱冠工文二登甲科三人高等始自郡邑臺省之任終
乎廟廟臺輔之器至如牧四郡使四道在人爲政之絕
跡於公能事之常格故不足叙天寶之末胡羯亂常公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六

身在陷穽心圖遼廓謁至尊於幕殿議大計於轅門天
子壯之拜爲左相公於時與兵部尚書汾陽郡王經略
大業翊贊中興公撫於內濟陽營於外克二京復九廟
尊先帝返上皇公之功也乾元二年元兇授首陳希烈
等四十八人議在殊死公抗疏上論以四方猶虞罪當
寬宥三司質定其事不行於戲慶緒之誅也不用公議
使有思明之難朝議之減復行公計果令天下大安仁
人之言不可已已上元二年元宗升遐詔公攝政肅宗
遠代令公當國道合君臣時契雲龍於二主功高宇宙
德種社稷於一身夫平計之勃安之總行乎勃之勳伊

補之...之再當伊霍之任人臣貴極今古罕儔公晚
...辭樞務遂得特紆聖眷俯降臣禮赤墀之下
忠臣感恩而忘形君臣之間斯爲盛矣無何有詔册授
太保軍國大務仍召訪焉公至和爲心太素爲體以虛
舟應物世界不能干其神以公器濟時江海不能開其
慮故軒裳鐘鼎於我如浮雲大位退年在生爲逆旅享
年七十有七歷任二十有四順如也夫人韓國夫人博
陵崔氏詩書之門金玉其度先公而歿今則祔焉嗣子
發丕堅繁垂向呂稷望咸等並強學懋文保家繼代忠

靈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七

足以勵行孝足以揚名叙德立銘願昭先烈掌文之客
敢忘大猷其詞曰有唐宗臣爲國元老清明淳粹全德
體道磊落臣節深沉廟謀智能逃難忠則忘軀幽薊弄
兵咸秦振蕩舉族南嚮拔身北嚮一見先皇其言甚壯
指麾籌畫立作相天地反正蒼生之望伊昔南狩衣
冠下從三司獻議萬乘將同諫書一出天下稱公二聖
登遐萬方是荷聖皇在闈務轍宸坐稱政臨朝非公不
可彼蒼不仁殲我鼎臣天歸說夢嶽降申神嵯峨碑版
突兀封樹嗚呼相國韓公之墓

河南府法警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志銘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曾大父襲襲贈禮部尚書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馬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盧府君諱始有文章德行其族世所謂甲乙者先夫人卒夫人生能配其賢歿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爲士妻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祔於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季女壻昌黎韓愈爲之志其詞曰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于王或貳于藩是生夫人載穆令聞爰初在家孝友惠純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八

乃及于行克媿德門肅其爲禮裕其爲仁法曹之終諸子實幼寔寔其哀介介其守循道不違厥聲彌邵三女有從二女知教閭里嘆息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寧累累外孫有攜有嬰扶床坐膝嬉戲謹爭旣壽而康旣備而威不歎於約不矜於盈伊昔淑哲或國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爲儔刻銘寘墓以贊碩休

太原府參軍苗君墓志銘

韓愈

君諱蕃字陳師其先楚之族大夫亡晉而邑於苗世遂以苗命氏其後有守上黨者惠於民卒遂家壺關曾大父延嗣中書舍人元父含液舉進士第官卒河南法曹

父頴揚州錄事參軍君少喪父受業母夫人舉進士第
佐江西使有勞三年使卒後憊不肯留獨護其喪葬河
南選補太原參軍假使職獄平貨滋息吏斂手不敢爲
非年四十有二元和二年六月辛巳暴病卒其妻清河
張氏以其年十二月丙寅葬君於洛陽平陰之原男三
人執規執矩必復其季生君卒之二三月君同生昆弟姊
凡三人皆先死四室之孤男女凡二十人皆幼遺資無
十金無田無官以爲歸無族親朋友以爲依也天將以
是安施耶銘曰有行以爲本有文以爲華恭以事其職
而勤以嗣其家位卑而無年吁其奈何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九

宋

靜軒記

范 鉞 陳留人

熙寧三年十二月來尉於壺關始至之日見其窮山荒
嶂環乎左右視其官居庳汚底滯凡目之所及莫不使
人歔歔旣而翻然曰是豈不足以居耶九夷居之君子
猶不以爲陋况滌距京師纒數百里而斯邑也又在滌
之左是可處也居三月得故材於廳事之東而屋之自
書而揭之曰靜軒列以圖繪繒以簡編當其無事時一
寫之於文字筆硯之間顧不可嘉哉而時之能文者皆
以詩遺靜軒然吾之爲是軒固非擬靜之名而欲激於

時也以爲天下之事來也無窮而其應且煩以我之甚煩對彼之無窮猶鞭馱馬決積潦疾馳大潰而不知止者噫亦惑矣大抵人性無不靜有時而動者物撓之也故吾之爲靜者將以禦夫動也天下之物吾不能以己勝之使外物不足以撓吾心吾能以虛而待之矣至於死生得失爲累之大者又奚能自必哉若夫巢乎深山之谷釣於野水之濱或耕之田或築之巖此古之真靜者吾不得跋而至焉然坐於一軒之中蕭然自放野鳥容與而上下山雲卷舒而去來倚佳木而長吟引清風而獨嘯吾之樂如此與夫逍遙于自得之鄉而超出乎塵垢之表者亦庶幾耳本年七月一日記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十

樂氏二真人封號記

李元儒

大觀三年歲在己丑秋七月禱旱於真澤之祠至誠感通其應如響于是退述二女慕仙之意請於府丐奏仙號以旌嘉應府以事上於漕臺漕臺覈實俾具靈跡乃詢邑民得先後禱感應之狀復於漕臺旋蒙保奏如願所請既達宸聽即賜俞旨太常定議禁掖命詞越政和辛卯夏四月丙辰勅封二女真人之號長曰冲惠次日冲淑於是縣吏奔走承命涓日祭告罔敢怠豫既而伏思國家事神治民之事厥有常典明德恤祀務極饗樂

名山大川百神之祠有功於民咸秩無疆錫以廟貌
以爵秩不吝徽稱以答神貺以能相吾君仁民愛物之
治故也恭惟主上紹休聖緒加惠元元衷窮恤隱罔不
惟民之承雖堯舜用心何以加此是以開真人之靈亭
從有司之忱辭而加爵命焉縣令之任最爲近民職在
承宣孰敢不祇若天子之休命謹按二真人本樂氏子
圖經所載豐碑所書第云微子之後皆畧而不詳屢加
博詢莫究其始比於祠之東南幽谷間曰櫻桃掌得真
人父母之墓其碣乃乾寧甲寅所作是時真人之親喪
久矣真人降神於巫命改此兆符驗之應其事有五雖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下

十一

紀父母諱氏而不及其他至於真人仙去之由亦莫得
聞乃喟然歎曰真人感應之迹如此當時紀事之人不
遇作者使後世無所考焉可爲太息者也姑述真人顯
應昭著字佑一方與今主上欽修祀典惻怛爲民之意
而書於石紀實傳信庶無愧辭政和元年六月初一日
縣令通仕郎濟源李元儒謹撰

元

贈朝列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尉進封侯

風郡伯馬氏之先德碑記

張起巖

河東

嘉定二年夏五月余拜監察御史時馬君象先爲同官

比遷京師象先僉中書事明年余爲員外郎爲郎中與
象先同在左司情好最洽無間也爾後余以憂去問象
先持憲江浙隔濶三年矣冬忽貽書曰繼武啣哀茹痛
幸先妣太君之柩自京師走葬先塋附於先人郡伯之
墓亦旣襄事自惟早承家訓始學暨仕以及今茲推恩
所天獲霑渥命者再欲立石以表塋域敢因同僚之私
屬筆於子涕泣再拜以請余覽其書知太君之喪悵弗
克躬奠也其於銘叙安敢以淺陋辭謹按馬氏爲上黨
壺關人上世習吏文代爲縣史高祖諱源字仲淵精於
律義公牒文移一出其手郡縣視以爲式能以理論解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三

訟者縣賴以治高祖妣董氏曾祖諱銳字世用由其勇
銳仕昭義任帥府爲元帥左監軍因掾其府辟充知事
以勞再遷帥府經歷曾祖妣楊氏先卒繼杜氏次楊氏
王氏九子琮琬琰杜出也瑗瑛瑜楊出也玘瑾璋王出
也杜氏二女長適管軍千戶楊慶次適都監王政祖諱
琬字仲玉其第二子也夙以直諫著聞由平陽府吏選
掾甘肅行省歷許州沁州史日卒年七十有四祖妣魏
氏躬勤儉端愨家人則之考諱維韓字安世讀書謹行
不樂仕進爲鄉里敬服至大二年十月五日以疾終於
家享年六十累贈朝列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

封追封扶風郡伯妣王氏前卒追封扶風郡君近故
王氏淑懿慈惠累封扶風郡太君以建歷二年十一月
五日卒杭州官所享年八十二長繩武次懋祖字克
中仕太常郊祀署都監娶張氏懋祖之卒張氏孀居守
節宗戚賢之馬氏先世葬壺關北之龍溪山自祖吏目
府君而下葬潞州城北是爲今塋繼武象先其字也甫
成童勤學自立挈家童來京國躬淡薄勤苦晝從事臺
府治事日昃歸讀聖賢書至夜分乃寢雞鳴起盥櫛衣
冠危坐燈下覆所誦書日以爲常成廟時有旨入充宿
衛至大二年授左衛率府照磨兼管勾以職官掾刑部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三

除佐轉運司幕府選爲西臺令史轉掾內臺遂掾都省
西曹調江推茶運司經歷擢充戶部主事歷刑部改承
事郎中書省檢校官俄拜監察御史加承德郎陞奉直
大夫中書右司都事進奉議大夫刑部郎中未期月以
奉政大夫同僉通政院事進中順大夫江南浙江道肅
政廉訪副使召爲宗政府郎中丁內艱不赴娶趙氏王
氏前卒追封扶風郡君再娶李氏封扶風郡君一子允
昌象先通敏而明辨其在掾省也等其囚之輕重祥敷
隙之不置死者十有餘人皆得末減愬訟之得直者不
獲也任江西除湖山無名茶課歲爲鈔五千貫獎犖而

事治者可知也迨入左戶部所司集議不啻萬餘緡
饒假詞拒之至宵避以云所自牧者可推也爲御史彈
擊權要糾言時事無有避忌會書通政時奉旨南京整
頓驛置翕合物情使還上嘉其能賜金織幣衣在浙憲
日彈劾詰治不畏權勢審讞詳密雪其非辜研究誣枉
而舞文撓法者竟不以巧脫有罪其材所施可驗也在
友道情義尤篤死無所歸率錢買棺管鼓以殯雖盛暑
躬臨其傍其誠於它事可信也象先俾余銘先世之碑
余因舉象先之善以附所以昭其考妣平昔教之之有
素也太常先歿不及見其子之大有成太君康寧壽考

則既受其榮養也存歿固有間矣而並受封爵以享其
報世德有徵也計象先方嚮柄恩寵有綸綍加封豐碑
載刻將不一再而足也然則余又當泚筆以敘銘曰馬
服之似以封爲氏後封扶風世望聿崇歷漢暨唐代爲
華胄奕奕清門典則爲舊世家壺關器韞弗施官規格
守蔚爲吏師歷世相承以文無害監軍佐藩益昌以大
或掾以仕或隱以居出處裕如綽然有餘慶鍾偉人先
志能繼中外踐駁志節適勵綸命載錫封爵煒煌孝以
忠致於前有光隆隆上黨天下之脊鬱鬱佳城有安其
壺關石琢文闡世永存以顯其親以貽其後昆

重修玉皇七佛廟記

教諭 韓仲元

直壺關縣治之南二十五里所有聚落曰沙窰其西土山曰古聖面炎帝之祠皆紫微之勝翠屏右峙諸峯環合每憑高寓目勝概可盡是誠一方秀絕之地兵荒而後本村都統牛成之甥路仲平小字福童澤州解州人也忘形落魄如爲神所憑依者日於其處鑿地運土而不以爲勞歲餘得巨石高約一丈五尺廣潤如之其下石室二所東西相背左玉皇右七佛石像儼然於是飾以金碧外則構以簷楹凡鄉民之所請者雨暘疾疫無不如願神異旣著香火踵來至隣邑他郡仰其威靈蒙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五

其利澤者皆置行祠而奉事焉前縣令王公諱全鳩工伐木營建小殿於其側又別爲屋數間俾主廟者居之國朝至元五年潞州肥鄉縣郭公彥明來尹是邑適以比歲洊罹蝗旱常於祠下禱請致膏雨應期蝗不爲災深思所以酬神惠者於石室之外上棟下宇以擁覆之又視其故地狹隘無以重神明之威於東百舉武卜得爽愷之地經營基址肇立新廟爲歲時致祭之所功未及完而公移葢武安迨至元十六年己卯以承事卽同知潞州事且以前功未竟爲歎又與敦武校尉壺關郭牛天麟有平生之舊遂併心協慮謀於衆而營葺之人

樂爲之用以贊以力未期年而厥功告成輪焉奐焉壯麗於昔日矣又設玉皇七佛之像於其中巍然尊大極天人之相不惟新一方之觀望抑亦使祈禳報本者有所依附則數君子之敬以事神義以使民又可見矣廟主元妙真等謁余曰自路仲平得石像以來五十餘年於茲矣初階一簣之勤終致有成之效言念此事上則官長盡規畫之勞下則鄉社之人多所借力將刻之於石以示後人可乎余以鄉里之故不獲終辭且爲直書其事云

增修宣聖廟記

邑令 張時髦 邑人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六

於戲道之大原出於天非聖賢無以傳故當元精鍾會之機天必生其人以爲是道寄使人心傳心授以開天常而立人紀也義軒云邈焉先君子論道統相傳之次序斷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於孔子而後學者傳焉維時見知而得其宗者莫顏子曾子若也顏子卒其道無傳曾子以其傳授諸聖孫子思而道之精微益以著後鄒孟子出擴充之而愈大其承夫自堯舜至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生自孔子而至孟子百餘歲間一聖四賢繼作世有先後道之在人心者亘古今猶一日也故曷我蒸民以迪夫民彝物則俾不淪胥於禽獸者其誰

之力歟傳曰盛德百世記曰有功於民則祀之吾夫子德不遜於禹湯文武周公其功反有賢於堯舜故自魏晉以降由京師而郡縣崇廣廟貌而通得祀者惟孔子焉則其祀事往聖無以侔其大也稽諸禮釋奠先聖先師未始有廟也廟之設肇於漢元加孔子先聖顏子先師始定於開元前宋復躋孟子與顏子並雖百餘年草之或改我元首尊孔子列盛崇祀加謚視昔爲備然時屬造昧未遑稽古中原廟祀猶古也夫顏子學於孔子孟子學於聖孫子思弟子與師侍坐語道者禮固有子比肩並南面可乎且由孟子而視子思則師也其視曾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十七

子則又師之師也弟子端居乎上師降居於下愚知二子必蹙然於冥冥中不能安其靈於一堂之上矣設茲學廟固將以明人倫今茲禮法所從以寓而逆置錯陳若是又奚以訓天下後世乎仁廟當陽武弛文張亟於繼述舉厥未修之典時則有若一二儒臣相與恢宏化本講求廟祀佐享位次乃以傳道爲尊始定堯郡沂鄒四國公列位配侑東坐西向實延祐三年著令也前政乃曠久不舉今澤之張德由簿陞令旣五稔於斯矣祇陳所職恒以丕闡教基爲政務先雖儲需叢沓不暇給其於文教未嘗不留心焉今年春將釐正其位粵瞻廟

親迫窄慨然有志於增修顧材用是闕爰暨監縣忽
判簿仲賢耿致道力協謀一稍人爲士民倡邑人競勸
捐資以相管構故廟宏敞嚴邃卅禩漆髹於梁一時始
稱其爲素王之居也助事於三月畢工於七月越八日
上澣丁巳前一日奉安聖師於新宮儼然南面獨尊後
命改爲會師像偕顏孟次列諸左師弟祖孫奠厥攸居
秩然有序乃祇會邑之良民師儒僚吏以修祀事邊豆
既嘉牲脔旣膺凡人而預祭者簪佩煒煌瞻仰新廟聖
像森列如對如臨禮行用幣罔不致虔歷代曠典昭昭
一時僉曰厥猷懋哉一舉而衆善集修廢墜尊國典也

靈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六

尊聖師崇明祀也尙文教敦化基也有此三善盍紀諸
前文舉椽高元善率象于予文勒諸石予世家是邑更
名春官嘗爲其邑大夫義不容諉遂撫其實以爲記

儀石碑陰記

張時髦

聖明更化不闌治基以欽天子民爲首務方夏郡縣擇
諸循良吏俾司牧其民洪武紀元之冬十二月乙丑旣
望二日永若簿聿來爲邑時兵燹之餘民生寡遂乃能
志同謀協收合離散披荆棘立官府祇慎所職體聖心
圖治以爲心歲再期神人川和民用小康佳政裕如也
屬當前有亭一楹石四尺許益昔之所謂儀石云今年

秋九月幾望乃摘取克先哲王訓迪百官之粹語泐諸石以樹厥中焉曰警心於戲二公以智師人於前王遺謨固已識之精而慮之熟矣然猶乃爾者蓋欲朝夕於斯目接心警不敢或忘以副我皇上欽天子民之美意泊夫妙選循良之嘉惠偉哉其宅心切而要也由茲以往小而發號施令大而折獄致刑克念克敬服膺勿失豈徒是邑之所嘉賴實朝廷之所深望也後之繼理者尚盍茲哉克邁乃迹鄰政聞風而興起者一是率由俾茲舉也振今垂後雖千百載猶一日也彼疆爾界猶一邑也先政後政猶一心也若然則邦家之慶生民福澤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十九

肅有既乎

新墾文廟十哲記

進士 王天祐

皇朝鼓磬竹之威盪平海寓稟氣食毛罔不臣妾混文軌壹統類然未至於消燬灌燹而終綏之事未嘗不留意焉是以風動寰宇自京師而下郡縣長吏承宣之暇莫不以增修文廟學舍爲先務豈天意未喪斯文而爲之兆耶是未可知也壺關廟學兵燹後焚毀殆盡惟正殿巍然獨存春秋釋奠行禮雉山布塊而已天運循環無往不復一旦崇基巍巍高門奕奕洎講堂齋舍無非宏敞莊嚴甲於他縣始於縣尹邦公彥明潤色於蒲城

魯侯子成與二公之手僅能完備甚矣土木之興作非
易也迨至元己卯縣尹牛公諱天麟自寧津移莅是邑
謁廟之日祀香畢徘徊周覽久之慨然嘆曰廊賢諸儒
彩繪既畢顏孟十哲反可闕乎何昧夫先後緩急之次
叙如此越明季春縣務清簡俟重修公署畢暨達魯花
赤換只前簿尉郭璋詢謀僉同遂募工創修補塑十二
像所費不給命本邑師儒叶贊之衣冠環侍儼然一新
使表冠博帶人乎門者曠然改視易聽畢茲能事顧不
慙歎噫夫子之道地緯天經民彝人紀自微言絕響一
紛於諸子再坑於孤秦異端並興塗生民之耳目迷惑

沒弱反覆沉痾不可救藥至於衣儒之服讀儒之書汨
於功利反隨而波靡者有之此道學所以不明於世也
士乎士乎固當培植義理涵養心術苟無講明履踐之
實不知由格物致知馴致乎正心修身徇人欲而忘天
理者非惟得罪於聖人之門抑亦負賢侯獎崇吾道之
意耳可勝嘆哉一日典史李思溫焦德等來謁曰我輩
懸事官長非一未有若公之處事精敏明允篤誠者不
爲則已爲則必成罕見其比懇求爲記僕以猥承青顧
繼辭醜義陋不容以不敏拒姑據實而書其本末因以
報自淑者至元十八年冬十月初吉上黨進士王天祐

重修真澤二真人序

宋 渤上黨人

祀典法施於民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祀之
 四方名山大澤林谷邱陵為邦域之望能出雲為雨生
 材資民者宜有神守之以血食其土尚矣上黨之俗質
 直好禮勤儉力穡民勇於公役怯於私鬪自昔稱為易
 治然獨豐於事神凡井邑聚落之間皆有神祠歲時致
 享其神非伏羲神農堯舜禹湯則山川之望也以雩以
 榮先穡郵暇皆於是奔走焉歲正月始和農事作父老
 率男女數百人會於里中祠下豐牲潔盛大作樂置酒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三

三日迺罷香火相望比邑皆然至十月農時畢迺止歲
 以為常邑東紫團山有兩女仙祠居人傳仙人姓樂學
 道此山得不死而去相與率而奉祀之靈應如響宋大
 觀中旱守臣禱之而雨請之有司得廟額曰真澤仙人
 號曰冲惠冲淑大建祠宇金末卒亂風雨傾圮蓋什三
 四國朝至元五年魏人到郡來守邑雩禱之請應不踰
 夕迺曰霈澤敷惠神明之職興滯補弊守令之事也遂
 約里人楊端道士連士英等鳩功補完之踵門謁予乞
 紀其事予以中統三年秋七月西歸嘗道出祠下而止
 宿焉峻嶺崎嶇重阜蟻後茂林鬱如內外巖邃殿堂廊

靡凡百餘間如大邗君之居信列仙之靈區神明之儲
觀也特列而直書之至若仙人族世而賜靈具具於政
和詔詞縣令李元儒之刻文詳矣此不復贅七年七月
壬寅上黨宋渤記及書

拙庵看山圖序

李惟馨上黨人

山水佳麗武夷爲最次則太行東南壺關陵川之間也
壺關縣東南一舍里曰林青卽致道別業聚廬而托處
者數世矣鄉曰紫團乃太行絕頂若武夷之幔亭峯也
世傳神仙所宅山曰紫團山洞曰紫團洞仙曰紫團師
所產人參曰紫團參洞一名曰翠微洞中有潭曰白龍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三

泓澄渟滙其遠近淺深皆不可測盛夏雷雲出於其中
舊志云樂氏二女微子之後採藥於山中常栖於洞服
食人參得道仙去宋政和間勅賜冲惠冲淑真人廟額
曰真澤其他殊名異迹不可勝紀東迤百里而近百丈
原康節故居稍南孫登長嘯之所少北則隆慮也羣石
峙靈草木秀潤翠松蒼檜凌雲千丈修竹茂林與山無
窮葱蒨醲都撥拂雲霞蔽虧日月名狀罔極羣山竦立
芒角峭拔森若劒戟風清雨霽乘興登覽使人神移目
眩應接不暇如瀑布水簾垂虹噴日天巧捷出五嶽三
塗似難伯仲但人迹罕到未嘗盡麗其勝景也大抵一

溪一壑一盤一崑丹崖壁壁巒巒巒嶺上接霄漢下瞰
烟靄試一臨之毛骨聳豎雖洞天神府無以加焉致道
每憇於茲時令童僕挈榼提壺或吟咏雲根或獨酌松
下因誅茅結屋扁曰拙庵於是乎竒崑絕巘環列於軒
戶之外几席之上仍命工肖刑蠟嚴幅巾野服藜杖自
名曰拙庵看山圖諡予爲文大凡地有勝境得人而後
發人有心匠得物而後開境心相遇固有時耶襄陽峴
山蓋諸山之小者而其狀著於荊州豈非羊叔子杜元
凱相繼於此以成其勝哉至於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江
漢之間是茲山待其人而後著紫園山有待於致道以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三

彰顯也致道博學多聞謙和儒雅胸次洒落襟懷夷敞
不爲崖岸斬絕之行近功小利未易以動深明於易其
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理自有繩尺嘗爲郡直學講明
傳授他人莫及一領鄉薦以投牒自媒爲恥後不復出
門人登第者恒有本末是時間外得專封拜擢爲陝西
儒學提舉亦弗屑就古所謂爵祿慶賞有不可致之人
今復見矣自是以來年高而德劭學富而力行教授鄉
里丁寧懇至將以傳其業也雖嘗觴咏於泉石間但遺
懷舒興非耽樂放浪如晉人無檢束也好樂於斯者有
安重堅實與已同志安重堅實其道光明予於致道見

之矣

孝文村靈顯觀記

馬之美 邑人

壺林良方去城一舍曰孝文村東山河有觀曰靈顯莫知創始地靈山秀泉甘土肥幽澗遼迥地勢非常孝文廟殊其東書案山峙其南清涼山環其西聖母廟屹其北世傳呂純陽昔遊此題詩壁間云素衣邱壑寄牛滢相近茅衡共幾家卧聽松音臨水石坐看山色老烟霞林中有鶴窺來客巖畔無人見落花但把琴書消白晝不須爐內煉丹砂雖年久代湮詩蹟未衰道士牛志信主是觀芟除營構善信爭助之不數載舊者新傾者樹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三

有聖真殿雲侶齋繚以垣墉植以花木足為一方遊息地志信卒門人王從善曰若不勒諸石懼失呂真人之詩且不知前人創修之難遂謁予為之記

東關壁村創建永濟橋碑記

程秉直 邑人

土黨大行吾邑屬焉疊嶂崇岷於全晉為最平衍之士什無二三民於其間擇隙地以耕引駒隨犢朝往暮來崎嶇阨塞莫不以艱行為苦焉邑西北十里許曰東關壁村其地南玉泉而西西谷鳳凰倚東白馬峙北虎牙傑立鳥趨齊列雨潦湍激深蹊仄徑雖樵牧亦苦其難村東舊有土橋歲久頽圯本村楊紀等捐建石橋高

獨王仍經始於至正辛卯春落成於是年夏凡費一千緡於是蹄馳輪載咸適其便里人忻忻焉予扁其橋曰永濟玳鄉人也有一善之可書故樂道其事以爲記

張時髦舉河南儒學提舉劄付

行中書省陝西等處平章政事兼同知河南行樞密院事嘗謂維持風化固學校之當先儀範人才尤師儒之是重况武事方殷之日正文教漸弛之時苟不選賢易以資治切見壺關縣尹張時髦天資篤厚學問真純筆陣縱橫千人之軍獨掃詞源浩瀚三峽之水倒流確乎君子卓爾俊髦將本官舉充河南儒學副提舉匪惟作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三五

養其賢才誠足裨益於治道爲此除已咨定中書省照詳外仰照驗依到任施行

明

太祖諭山西潞州壺關縣儒士杜敷

洪武十三年

昔之馭宇內者無倖位無遺賢致時和而道泰蓋由善備耳聰目明之道所以士人者樂從其遊輔之以德問有非哲者處於民上則倖位遺賢亦備矣今朕才疎迷聖道良宗是致賢隱善匿民未康世未泰今爾博學君子齒有年矣符到若精力有餘則策杖來朝果可作爲加以顯爵與朕同遊故茲勅諭

昔有莘之耕者爲政社稷永安傅巖之野者在朝君仁
民康斯二賢覺出於殷高致君六百年之大業是賢者
雖處同出異其忠君濟民之道一然朕政未施訪近臣
而求士召爾等來朝命爲四輔之官兼太子賓客位列
公卿都府之次必欲均調四時德合天人卿等慎之同
安盛世故茲勅諭

論四輔官杜敷等制

四輔官謹聽再制諭卿等受斯重任朕與卿等民生係
焉可不重乎且卿等作爲庶民命輔政以掌民命出類
壺闕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三
拔萃以顯父母豈不交慶於職慎哉二儀之敬事理無
乖心常格神言常履道故茲再諭想宜知悉

論四輔官王本社祐龔敷杜敷趙民望吳源制

以三公四輔論道經邦理陰陽順四時然當四時間
有陽順陰乖陰順陽戾者有之是由道理而使然也且
任三公職四輔非數人不居凡數人使居是任豈不善
惡半之善雖格天惡能違帝是故人事不齊天亦知之
而應此其所以陰陽駁雜也當陰陽駁雜之時所理者
三公四輔冢宰旣多各無司定節制期其時而究將問
誰假使上帝以一賢之善不能班駁其時則惡人偷光

飾已又小人效之所以玆異其時雖在上帝不得不如是也其天道人事疾如影響爲此也故今設四輔恐上帝艱分善惡累時序之不常特以四輔均職于四輔又以上中下三句各司之設若上帝福善皆禍淫易爲殃著所司者比之渾殺豈不利哉特以四輔所司明述於後以驗雨暘時若也春三月王本司春三月皆上旬十日杜祐司春季三月皆中旬十日龔國司春季三月皆下旬十日夏三月杜敷司夏季三月皆上旬十日望司夏季三月皆中旬十日吳源司夏季三月皆下旬十日

英宗勅山西太原府潞州壺關 縣民郭麟楊慶路

俊王代昇王英牛聚良王仕亨 向節路慶等

國家施仁養民爲首爾能出米一千一十餘石用助賑濟有司以聞朕用嘉之今特賜勅獎 酬勞以年酒旌爲義民仍免本戶雜泛差役五年尚允 昭忠厚表勵鄉俗用副朝廷褒嘉之意欽哉故勅 王特六年正月 初四日

重修神農廟記

四輔 杜 敷 邑人

國家追崇祀典示報功也所在建廟歲享示感德也洪武三年庚戌六月詔新天下名山大川暨羣神之號辛亥命所司凡聖帝賢王春秋祭祀於典祭以時仰惟

炎帝神農氏之廟在在當祀奈廟建於前代未獲追崇考諸廟址去城東南五十里許里曰安九山二里山水環抱神儀靈嚴歲久罔知建始世傳帝嘗口草經此里人德之建廟歲祭時洪武癸丑鄉耆向明議於衆曰鴻荒之世三皇紀錄五帝方興逮我炎帝以火德王天下民茹草木未知粒食帝則樹以五穀教以稼穡農事興矣民有疾病未知藥石帝則歷嘗百草以作方書醫道立矣農事興而民足食醫道立而民生壽澤及當時恩垂後世其功德豈淺鮮也耶吾輩坐視廟宇頽頽垣墉淪沒神將安依敬將安施可乎前人何感德而創之於前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三

後人何背德而棄之於後茲惟歲時頗豐貧者輸力富者輸財俾殿宇垣墉一舉而新感德之報亦可少盡也衆悉從之樂事赴工戒期不爽正殿五楹兩廡各二楹華以金飾繚以墻垣次第而成遂請予記以垂悠久予曰追崇祀典國家之公也建廟歲享里人之私也公祀私享雖異報公感德則一非私創建淫祠以惑世誣民者也乃以其始末錄之爲記

新築南池記

杜敦

壺關踞太行巔地高亢土峭剛獨闕井泉利民會有力者掘井深九仞始及泉雖水脉津津以挹曾弗滿瓶或

乃積雪鑿冰給旦夕用其民尚有飢渴之害洪武丙辰
九月三山郭公承是縣興利除害政教以行憂民飢渴
不啻由己越明年丁巳春三月乃會羣吏屬耆衆而告
曰縣之治南關故地爾衆向集雨潦第以弊衣飲畜今
跨壤淤塞棄同無用我將卽農隙借民力是鑿是浚雨
自西郊輪流澄鮮唯供飲食可乎衆乃舉手加額曰何
民生之幸於是上於司州而允其請乃十日召集近縣
郭民畚鍤齊興不旬日而池成其濬則護以木棚而防
崩壘之患其岸則繚以垣墉而限下穢之雜坤隅爲闢
兩壁翼張而環板橫施俟大雨流行則起之以石硤注

堯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三

瀉而入水良隅爲門兩楹山峙而肩鑄豎設令衆人汲
挹則開之由石級上上而出水廣則呀焉漉焉廓其有
容殆如天造地設深則瀆焉澆焉淵其不測宛若陰闕
陽闕於以免徃復遠汲之勞於以慰飢渴燥吻之思衆
請其名則曰惠澤蓋取語云因民所利惠而不費之謂
於戲吉哉嘗稽易大象澤無水則曰困澤有水則曰節
夫澤水有無其卦則爲因爲節猶地之廢興其水則爲
潔爲汚今池轉汚爲潔猶卦轉困爲節旣變通以盡利
復推行以爲通乃因天之澤爲地之澤以地澤之爲民
之澤公可謂能體易以利民者矣夫古之爲國者唯水

事爲重故障大澤者勸其官而受封公由是將爲州府
府而登庸於朝澤加天下其淵深其流長而或可以涯
浹哉縣之者衆某輩請夫刻石而紀績以示永久焉公
名柏字永齡由進士擢涇陽簿今爲壺關丞

麗澤齋記

杜 夢

麗澤齋者吾友申氏維嶽顏其遊息之所也夫自髫年
力學強識同輩鮮或之先暨冠擔簦負笈西走秦雍得
師友淵源後以魁易舉於鄉茲主教潞泮倦倦以名齋
意勵諸生其陂以成已波以及人可謂深探考夫子贊
易之旨矣辱屬爲記予弗獲以淺陋辭乃謂曰聖人之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三

道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象之所示者深言之
所傳者淺固也先天卦圖兌位東南其象爲日以二陽
實其下一陰闕其上所謂山澤通氣是已後天卦圖兌
位正西其德爲說以一陰見於二陽之上所謂說萬物
者莫說乎澤是已然則先天象兌爲地之澤其溟濔而
弗流也後天德兌爲天之澤其溟濔而弗問也孔子贊
易於兌大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所以明乎伏
義之易兩澤相麗交相滋互相漑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既未易知其涯埃又孰克泛觀其瀾哉唯君子法之同
類以相會同道以相資講之習之所以瘞性命道德之

淵窮禮樂文章之委有所不容已焉日則則兩月以相
依友則兩月又以相附取中卦義也講曰說論取口象也
習曰重習亦重卦義也觀兌卦交相重之畫明麗澤交
相資之象爲君子交相益之學不曰朋友講習謂之何
哉噫每有良朋詩人嘆之獨學無友君子戒之世固有
介然孤立於窮壤間崖岸以爲高潢潦以爲深與世浮
沉而甘於離羣索居自足泛泛之淺見匪求渾渾之深
識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亦有同堂而居共席而處握手
相誓有如斯水似可尚矣然同流合污而漸摩之義堯
聞涉難行險而陷溺之患立至是皆於講習之功無與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三

也嗚呼朋友五倫之一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不相須以
成者蓋亦觀夫麗澤之象義哉若維嶽兌以說諸心澤
以澡諸心必伊洛是泓洙泗是遡而涵泳道涯濡沐時
雨其於朋友講習爲有徵也韓昌黎有云回狂瀾於既
倒障百川而東之予將借其言以稱之則是齋爲非虛
器

拙庵記

張文振 早歲

壺關杜穀氏簡林之師表也以拙庵別名字而爲號一
日過予請爲記予謂致道不風雲月露山川花木等賦
而惟拙庵是取不高堂大廈上陳下宇是居而惟虛

庸可以規其志矣夫庵草闌也且以拙言之拙巧之度也而乃自目之於戲致道豈暖牀墨屎拙於時者乎呶嚶囁嚅拙於言者乎抑椎魯木強拙於文者乎觀其方矩圓規仰高俯下隨時之宜循循雅雅謂致道之拙於時不可也博古通今偉談清辯瀉江河之滔滔吐雲霞之變變謂致道之拙於言亦不可也揮毫對客視人無前絺章繪句累牘連篇謂致道之拙於文尤不可也非拙謂拙意其何如致道曰吁子之破吾拙則然矣抑不知吾今日之所見也昔之時謂吾爲拙則忿然切齒謂吾爲巧則欣然而喜今之時謂吾爲拙則悅其知己謂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三

吾爲巧則走而掩耳豈不聞復命歸根乃知物理霜降水涸如見滄海與其巧而勞吾心何若拙而頤吾神與其巧而奔走乎風塵孰若拙而保全吾天真千言千中不如一默刻心鏘肺不如無識器宇軒昂不如退藏知識聰明不如坐忘吾欲用吾拙存吾道以養吾晚節子勿巧爲之說以破吾之拙也致道辭去庵中獨坐矮榻風清虛簷月墮

拙庵記

張伯安

巧視拙若愚常情也予獨爲不然夫才辨智慧灼無不知性之明也吉凶悔吝皆由順正所養然也君子知其

性故養以正而吉小人不知其性故養以邪而凶理之
常也所養既正而反是者時之變也處乎時之變而不
失乎理之常惟南坡杜先生爲然先生性婉而不阿德
直而不徑文正而不詭言辯而不佞行年六十爵祿未
霑於身志氣未伸於時落落人世不知所以因顧其所
居曰拙是果誠然乎曰非也鷄鳴而起待漏東華珪璋
滿前軒冕是華簪鼓而舌銜辨矜誇子於是時能耶否
也奔走門墻爭植桃李齊肩諂笑恬無愧恥車前拜塵
花村學吠一資半級驕人白日子於是時能耶否也逢
迎辯給甘口如蜜鄉稱原人取媚權勢乘肥膾腴榮耀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三

閻里子於是時能耶否也文章藻麗詞句浮華雕蟲篆
刻捕織龍蛇務炙人口專事淫哇子於是時能耶否也
富盛貴極恩亡寵衰盈滿不戒擁爲禍胎牽犬上蔡聞
鶴華亭躊躇徘徊奈何得存於是之時巧拙智愚始得
而分故抱甕澆畦不欲爲機餅士止歌利方孔多彼得
此失巧拙云何然則子當抱子之拙以全其生甘貧守
分以樂天命吉凶順正養而莫害優游乎義理之場雖
遊世不見知而不悔何於是拙多乎哉先生曰然子言
志也請書以爲拙庵記子於是書庵主壺關縣杜敦氏
致道記者上黨張伯安氏子壽官次洪武癸丑春三月

拙庵集序

禮部 葉盛 崑山人

拙庵集者太學生壺關杜矩之所編也矩大父敷在高皇時以耆年碩德布衣被召授四輔官兼太子賓客司夏季上旬累膺詔諭賡歌之寵名臣宋祭酒訥贊敷所薦引故具錄聖製為一卷尊居其前平生著述多散逸其僅存者為詩六卷為文二卷敷事行當在國史今存於家有狀可稽拙庵自命與凡出處交遊有題咏贈遺之作並為附錄一卷殿其後焉矩恒持以自隨茲以公事來南中屬為之序惟昔聖人在天子之位莫不以和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三十四

陰陽順四時為本先王之制今不復存然月令之書雖在暴秦莫之或廢漢高有趙堯等四人各職一時舉所施行政事思澤封賞理獄論囚各有其時從而至於服食之微亦必順四時亦必法天地所謂上自天子下及庶民以之而治國家則身無害苗年壽永久所繫豈淺鮮哉下迨唐人詠歌游衍之際猶能以乘陽氣行時令言之自時厥後斯道漸衰君臣上下疲精役神不出乎瑣瑣事為之末而治道之不足觀又何在也我太祖高皇帝以大有為之資行大有為之事有如敷等待選際際振古莫逾親去上之所以論敷敷之所以劄忠薦士

有如此者則一時君臣之間腹心之密魚水之歡所以致太平之盛能不於斯而想見乎聖子神孫詒謀燕翼垂百年而永監弗愆宜哉盛於是編幸明德之存後聖有以感激平高皇之盛休也於是踏然有言而謹書之

壺關三老墓碑

劉龍襄垣人

予觀史冊記古人事有名存姓亡者有姓存名逸者亦有事並存失其姓名者歷世既遠簡冊磨滅傳寫脫誤變故推遷勢則爾耳存其一固幸矣間有事關名教人品高越後世所仰慕乃不獲識其姓名憾可知也故好古之士必欲訪其遺跡參互考訂無所不用其極有以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三

補之而後快於心焉按孝武時壺關三老茂上書史失其姓邑之故蹟雖見郡志然實未得其地三原張君友直來宰是邑謂漢名賢不宜泯泯爲千古闕典蓋潛心數載求之未釋也間嘗以公事遠出過一村曰崇賢意村以賢得名必有賢者出乎其間因以訪諸父老則曰村左純山之陽有古塚不詳所自至至則荒榛寸草無可徵者或言此地耕者得一片石隱隱有字藏之近村古寺取視則唐人令狐璋墓志也某序世系則曰昔先祖茂夾輔周室光翼漢朝封爲壺關三老謚云徵君以茂爲遠祖茂之姓當爲令狐矣顯師古註三老茂云荀

悅漢記稱令狐茂不知於何所得及考漢紀乃止云豈
關三老並失茂字不知師古復何以得此又後漢書魏
國志引上黨記亦云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去郡六十
里卒葬其山即武帝末年上書訟戾太子寃者也前史
失其姓亦無徵君之號據璋誌之號與上黨記合而師
古未爲無據漢記傳刻或近時逸之豈璋欲祖茂取謂
爲譜系而附會之耶令狐爲姓罕壺關小邑蓋不多得
雖漢唐相去之遠苟名賢後無絕則璋爲茂出亦理所
有况其誌得於茂所隱山假令妄以爲祖身後之石何
以特出此地其墟墓相聯居昭穆相承傳宜非自外至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三

者但江充之禍漢興已百餘年三老之爲官必耆宿乃
得周制五十命爲大夫夾輔又卿相之職令躋秦而上
雖在周季據上書已老之身遡股肱先任之日亦無虛
二三百歲胡不倫如是也兄章所取在姓不在壽使三
老未及事周當止以先翼爲言夾輔之言可無庸矣此
則不可曉者或謂周末賢者避世若圯上老人呼留侯
孺子後不復見疑爲鬼物乃三老董公遮說僅一見於
冊其年皆不可考錢鏗孔門所稱而壽閱夏商之世亦
安敢謂其必無也哉又按高帝四年舉民五十以上有
修行能率衆爲善者置以爲三老則三老亦不皆耆宿

班固欲補茂侈其民壽壽示後世容亦有之所惜班氏
號古良史不能爲三老考姓太史公足跡安天下最漢
儒博雅與茂同晉產且目擊巫蠱之事而本紀不載觀
史者類以先人爲主曰遷固尙然餘復何望雖紀於上
黨志於郡國著於漢紀畧無究心焉者坐是故也張君
乃千載後復得璋志雖遙遙華胃難以取必而茂姓益
有徵其高蹈之所首邱之地皆因以考見非其懷賢好
古物色之表章之何日完是曠古之闕典哉自今過者
歛衽起敬或低回不能去歲時伏臘將有以蘋藻祭者
君實爲之書於石喜三老之遇也若其訟太子寃爲漢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三

家國本綱常計則史備載前人有論予可畧云

拙庵老人傳畧

吳源性 閩人

拙庵老人者壺關杜敷致道公也齒宿而德尊人不敢
以姓字呼之故因其以拙自號而稱之曰拙庵老人云
拙庵老人家少陵老之世居隣壺關三老之鄉紫團幽
幽廬以處休真知實踐旣藏且修人劫劫而無競人汨
汨而無求浮其言以誇大無忌憚者則恥之詭其行而
越乎禮法之外者則鄙之古貌古心世無知音茫乎昔
之道今邈乎墜緒之尋惟用拙之是樂而不知年邁之
老侵丹符下宣華使遠臨浮雲富貴奚濫奚淫謝輔相

與賓客乃歸栖乎太行之陰茲拙庵老人之大致而付自然翁之欽欽故畧序次者人之行蹟而傳之於儒林翁謂誰聞吳源性傳父也年月日不書

重修文廟學宮記

翰林呂 柟 高陵 修撰

三原張君益之予年友也既為壺關痛士子之弗振也乃於文廟學宮次第葺理咸登完美復創建名宦鄉賢之祠立城中及村落社學三所而又督之以規課示之以前歲士皆彬彬然向進異時邑解科第自君至後壬午舉三人乙酉舉一人且連舉丙戌進士選為翰林吉士皆此邑百餘年所少有者也於是壺關人士感君無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三

已且謂君治壺關於其民撫善懲姦慈諒嚴果並行不悖有古循吏風乃遂以學記來請嗟乎壺關路之隸邑也而靜林紫團之秀麥積羊腸之奇雲梯榭林十八盤之險皆諸邑所無則亦羣山之會而淑氣之萃乎其為顯者三老茂著於漢左相苗晉卿盛於唐元帥任志父子節於元太子賓客杜敷暨夫榜眼郭耕並重於明初英哲繼開遠過黎潞豈其盡得高深之助哉則亦上之人有作之者耳今茲壺關蓋非異時矣其後之興者殆必藹藹多士上下不可以媚天子庶人者乎夫物理無盡貴在思身以為知道路無窮貴在定心以為行若乃

化出無窮志存有恒則又諸士子所大進於古之人者
是吾張子所深欲也宣聖殿重修者五楹廡及重門亦
皆煥新豆籩簠簋改造琉璃爵華爐鎔錫爲之饌堂號
舍罔不申飭工始嘉靖癸未之春落成甲申之秋董其
役者陰陽訓術閻思協以相成者縣丞張經主簿徐環
典史吳淮教諭胡淵訓導張銓上官楷法皆當書

重修廟學記

宿 椿 郡人

壺關迺古黎侯之地春秋時屬晉至秦始置縣隸上黨
地形高聳羣峰環合分野參井之宿其民儉其俗淳來
牧者率多英俊之士政行化洽靡不自興學校始壺之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三

有學自趙宋時始建而廟之設乃漢之先創於各郡焉
先時天下有學無廟自是廟與學而並建之所以崇聖
祀育人才觀法有其地矣迨我明稽古建學教養士庶
洪武初呂侯士安視前傾圯始增修焉繼是者如馬侯
興輩雖世代不同而崇祀重本之意未始不同迨嘉靖
丁未段侯以進士推宰是邑釋奠孔廟環視木腐瓦摧
乃裕財鳩工絢彩輪奐一時改觀其廡與諸學舍謀畫
已周方圖修葺值部檄徵風憲之選自是再繼者急於
簿書未暇綜理比己未歲單懷何侯登第首銓茲士莅
政之初遂以興學育材爲急務仰視殿成孔安獨於他

所未及不無缺畧之嘆於是重修明倫堂五楹及大門儀門二座棟宇翬飛煥然爲新復闢儀門外地創立啟聖祠極其華麗乃以鄉賢名宦二祠舊寄附鳳書院春秋供祀未便於是改建學宮設主於中望之莫不起敬齊號廡舍基址已定至於聖製敬一亭創建雖久猶欲廓大其規模何侯丁外艱戒行其所未備者獨不有欲於後乎於是邑丞李侯時月倅武侯相相與贊襄乃偕教諭劉君承芳訓導國君壽馬君體雲庠生牛繼先張鳳梧任應翔楊承助樂於從事走書徵文楮不工不敢沒善竊謂紀事實求其實興學宜推其本不求其實者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學

謂之誕不推其本者謂之悖誕固不可以垂後悖則得罪於名教將以誣天下之人而趨於末二者大之大患也方今皇上敦叙彝倫崇奉典祀天下共仰文明之化何侯乃能崇廟建學激勸人材有以祇承真可謂賢有司矣爲有司知重學校爲生徒宜知作養互相砥礪以求無負崇建之意殆見懋獻致道狃敏諸賢迥然傑出相與贊化端不有賴於斯耶段侯錦恩縣人何侯永慶懷慶人俱進士是爲記

重修縣城記

翰林張

鐸邑人

嘉靖庚子秋八月賊寇西鄙肆貪婪也據原無版越辛

五千軍連歲大舉上黨震驚皇赫斯
罪擇官守集兵糧增堡寨禦戎安民
出爲之所歲癸卯
寇騎窺伺不敢復逞廟謨淵塞民始
有寧宇矣先期雲
坡李侯以甲第銓吾壺邑首值多事
變形於色謂城非
堅胡守財匪勸胡營弗守其能
也乎孰爲富而好
禮以相予城凡禮勸若干人董厥役
及中產各展其
物乃擴舊基甃以磚石城之上外雉
內墉可騎可輿令
出惟行逾年而城完言言崇墉惟壺
賴之侯志斯懌其
僚佐相與伐堅珉紀成事辱不鄙顧
遺鐸而委重焉人
亦有言曰邑介山阻壑井泉孔艱即
寇至出入汲鬻胡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聖

所於利矧巨役重費於舊貫何予曰不然常變時也重
輕勢也審勢以權事通變以濟時斯難於始而賒休於
終古之人不務驩虞不求近功凡以此也唯思患預防
事事有備今欲以防寇缺然無備若
曰寇曷至胡容役
民以叢怨容容吏吏僥倖於萬一母
乃玩勢廢時而溺
人於難乎且財者民之心也思者怨
之府也以其財治
其事任事任怨有司之責也吾聞之
爲而不恃成而不
居侯聲實懋昭旦夕遷去異時有警
民或以干城頌遠
天之政恩義在人侯弗計也詩曰赴
赴武夫公侯干城
言得民也又曰訐謀定命遠猶辰告
言得政也諸向義

者分役於公損資廢時他日上當有不獎以勵後人法
皆當書紀於石俾有考焉侯名用敬出中學號雲坡辛
丑進士青州之益都人

重修文廟記

張鐸

吾邑先師孔子廟創自元季宣德間以舊修飭迨今又
百二十禩矣中雖數更圯壞僅支傾以嘉靖戊申夏六
月段侯莅止觀廟宇之就頽也喟然興懷亟圖作新時
以用匱民疲日事摧會歲己酉春三月適監察按部至
面咨計宜遂伐宮木若干檄府若縣侈帑銀若干於時
遴董任促徒傭築基隄崇掄材孔良凡宿覺舊樁無所

壘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聖

於用不六閱月別故易新煥然改觀戟門兩廡以次就
亭猗與闕宮固數十百年規也事既竣學諭王君震學
訓韓君昇薛君東儒暨庠生楊瀾張時敏栗善繼董相
與徵記於予予作而嘆曰務因循者憚締補樂簡易者
厭經久一切目前之政要非所以爲訓也故致力於神
者畧則敷政於民者苟焉而已矧崇功報本化理用基
時祀月調制典攸重而顧以敬愒化瑣從事漫不加省
是褻廟貌爲虛位忘紳冕所自出也侯斯役也知先務
矣由是而肅穆對越以致如在之誠崇祀以宣教新廟
以作人俾絃誦日奮髦俊彙征壺之人文當有不昭於

其時者矣予昔爲諸生時登降於斯以俯以獻目擊
隨恒爆爆然冀有請也乃今嘉樂成功焉莫爲之述
將奚徵因漫識歲月如左侯名錦字美中別號二泉
未進士東郡之恩縣人也

遊紫團山記

栗應宏上黨人

嘉靖戊子秋七月予東遊紫團山自五龍信宿而至道
路窈窕穿林木而上者幾十里及慈雲寺有僧數人邀
予觀元人三十六景詩碣在墻根低低然散且缺矣由
慈雲石磴硃屈攀巖而下者復幾里則袤然福地爲雲
蓋寺山勢四壁巉兀盤繞諸峯挺峙競秀而變形望之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三

鬱然葱葱西連王屋東俯林慮諸山南北相拱帶跨青
蓮白泉之騰斯爲太行樞要也及抵寺憩數日山僧導
予遊循石徑南渡溪由東峯入屏山遮地卽爲參園已
墾爲田畝久矣歷西筆峯緣石而出時藥物纍纍然幽
香沓至復西轉觀瀑布涇淙成流卽采藥坐石濯足飲
泉而歸復數日山僧言西峯石局予忻然從之盤條覓
步陟兩峯間其地盤夷可屋予意宜置石室記刻於此
忽飄風颯至西望大谷烟暝蒼翠泉聲泠泠幽禽間作
予愕然久之知卽所謂瀑布者邊峯峭立此得徑觀焉
迺左右顧盼百景俱美神爽而氣逸飄飄然有用臺石

室之相峯巔峭峻間有奕局覆松焉北轉觀磨崖碑曳
數石孔僧云舊有招涼亭於此復有故咸平閣餘趾至
則臺砌頽沒基礎相枕藉斷柱石已俱撲於水中惟蓬
籬繞匝牛羊棲之而已如昔人詩所云者多不可得予
然後慨然嘆曰悲夫鑿山石壘土刻木彼固以爲無窮
之觀而山川獨乃如此草木種種得在醫錄若所謂經
營一時傑然酣適於此中者今則烏覩其爲誰也悲夫
沒世之懼吾安得不重有感於斯遊也乎

重修鑿龍雨池記

武有備

護雨池傳言在縣北寺左蓋爲濟民用而助文風所係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器

甚鉅豈宜湮塞顧開鑿有時修起在上壺之昔也風景
未壞土多顯達民頗富饒後漸極衰疲人心危懼幸值
太守劉公甫下車卽急圖興學育才導利養民洪恩滲
漉自郡及邑而邑侯梁父母將究宣德意莫或滯壅故
事務之暇因闔學舉呈修復舊景乃云天地間至足者
水此獨不足鑿池其急務乎始斲其地則庠生陳尙實
尙資以義輸既慮費無所出不得已而申請蒙批勿以
爲民者勞民今計所費府發銀五十餘金侯乃躬爲經
理託勞乎尉委金鄉約侍而畚揭募而強壯開鑿數日
見舊跡顯然可循剏厥底止則大石居中水門卽山麓

英石級疊浪之奇宛若天造周計五畝餘深計三丈許
加以代石甃堤鐵柵杜穢府金之外侯復自捐閱四旬
而後功告成焉夫縣之境羣峯環翠北方則龍溪山也
山形偏西故左建龍鬚橋橋東卽龍雨池也山以龍稱
龍以水神古人命名意固有在第湮塞不知幾何年而
一旦疏通豈非地脈奏合天運開霽人謀協吉歟自縣
西北之水不至激瀑無情渟滯而風景運澄清而取用
饒波迴而錦繡披空涵日月吞吐雲霧庶幾他時必多
龍翥蛟騰霖雨天下者乎一舉而士民還盛則固不朽
之偉功無窮之德澤也不可無記庠生鄉約衆徵言於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巽

備姓名不具具碑陰備愧不文謹撮其實更相延頸而
望曰公祖地理擅天下安得山川有靈激神鑒剖秘藏
使古跡盡復破壞完修則壺受福寧有涯耶若其防壅
除淤振育永久則又深冀於後之莅斯土者

西林草堂記

文徵明

長洲人

吳興太守張公壺產也壺之鄙多山修且萃鬱戟峙障
列草堂一區鳳凰麗其陽樂祠鎮其陰佛耳表其西南
鸞山迤其西北沃壤衍拓可田而食豐樹翳合可蔭而
息平望有松亭檜結氤氳翠重者山之西林也公昔摧
茅治藜爰構精舍以處陳圖列史分藝考則揚純儒之

素言究聖哲之元德人傑地靈連舉嘉靖丙戌科進士
空冀之羣爲時偉器由翰林吉士累官出守湖州敦化
醇俗士欽其德民樂其惠公顧身被纓紱心慕泉石不
以出而忘處進而忘退乃介陸給諫榮屬作西林草堂
之記噫達哉公聲績茂著登陟未艾退處非其時也顧
乃興懷舊業不溺於仕其視今之從宦者以官爲家罔
計所歸亦遠不侔矣西林有八景別述贊於後其陰森
秀翹雜見丹碧雲烟之所出入光景之所照耀朝夕四
時之所更代惟公以虛襟高度領畧於元冲之表未可
紀也公他年功成讓能賜老其中治蔬灌園出所藏書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四

訓子若孫或置酒高會與西林之逸人投壺彈琴無所
不樂者是西林也於公之藏修可以方李供奉之匡廬
范文正之長白於公之引退可以方裴晉國之綠野司
馬溫公之獨樂園地以人勝將播傳海內雖與四公媲美
夫何過哉歌曰晉之墟兮壺之曲山台沓兮水涵蓄
敞荆扉兮葺蘿屋中有人兮發其藏揚蘭芬兮耀龍光
懷舊棲兮不能忘桂樹兮何檀檀霜霰下兮夕以寒美
人歸來兮樂千萬年

友松亭小記

楊四重 邑人

山峩峩作鎮壺邑蓋余與柏林之西山也有松生其

願意鬱成林望之若烟雲縹緲故稱松峯云處於松峯
之間者紫微祠也不知建自何代士人腹臘以修祀事
而鄉子弟之後秀者咸誦讀其中以廊廡爲書舍由來
尙矣余總角時從家大人來習舉子業歷冬涉暑幾十
載萬厯丙午大人舉於鄉以奉親依子舍所與共吾峯
松者余兄和字調鼎友人宋君文英亡兄開來及不肖
重數人而已家第易固猶是松下問字之童子也間嘗
與二三兄弟箕踞長松間讀而酒酒而呌呌而復讀伊
暗聲幾與謾謾風音相答又或倚之而吟據之而瞑瞍
丹霞之朝榮聽清壑之夕響未嘗不嘆此生與五大夫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七

有緣也一日和兄顧謂余曰吾鄉先進如郭如張如吾
宗科第相望雖所就不同而文章德業要皆亭亭獨上
吾輩下帷攻苦將以紹述前休他日得時而駕其何以
吾神賦而爲諸松吐焰也余唯唯相與有盟一笑而罷
歲壬子余繼大人鳴又十七年而成進士一行作吏牛
馬風塵每念昔遊了不可得吏之能俗人如此今不幸
讀禮追惟往事命工庇材爲亭三楹于神之良方繚以
藩垣時以花木寧唯宿言是踐庶幾與吾松共昕夕焉
以托吾臭味云爾因名之曰友松昔楚狂士陸通常高
臥松間以受霞氣而唐杜工部在流離瑣尾中每每不

志四松形之篇什不一而足蓋高人韻士其遇物別有
至性匪第以其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也余之名斯亭
也意者其在斯乎逮吾松峯由人樵牧遂余蒼然古幹
不復如桐有孫家弟輩慨然禁不得進年來所生彌坂
其大者三尺強矣倘徼神之靈未即填溝壑猶及見皆
作龍鱗也培植而呵護之不無望於後之賢者崇正丙
子秋七月記

六息亭記

楊四重

余歸政之明年與二三兄弟眺松峯而樂之尋舊好也
峯頭西北有平原一區廣可坐五十餘人前臨大杉陰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巽

森林立無風而濤聲鳥鳴高枝其聲幽間有天然之致
俯睇人境則烟靄青蒼廬木若黠憶余髫年與同志問
業於此每當溽暑故髮登臨或抱膝而長咏或高枕而
眠石曠然不知人世有何樂事去今三十餘年桑田滄
海於焉數變而此山光景依然未免有情誰能遺此因
商之諸君爲亭其上以爲棲息地僉曰可於是括友松
社中餘資不足則益余鶴糧之羨築臺爲基礎以磚石
四隅建礎柱以象奠鬯而以數椽覆之蓋高廣不越丈
餘而河山盡收吾座中矣亭成題以六息取莊生鵬以
六月息之義也諸君作而前曰夫鵬之徒南溟也水擊

三千次播九萬而後息以六月君子懷才未展而遠求
息機不太蚤計乎余曰不然鵬之飛也負天鷄之飛也
遠地大小殊矣其爲知息一耳余性行薄劣處無遠志
出則小草然受生之分唯此夫且不敢與斥鷃矜能而
鬪捷而欲編德於大鵬之林乎飲河之腹既滿倦飛之
羽知還如是而已蓋息者止也又養生家以一呼一吸
爲之息天地間氣化相推有行必有止有往必有復譬
之人固未有有呼而無吸者也諸君笑謂息旣得聞命
矣其以六月何居余曰六陰數也陽數九主動陰數六
主靜動而與陽俱闢人之徒也靜而與陰俱翕天之徒

重刊縣志

卷九 藝文上

巽

也且六月於卦爲遯遯者退也知進而不知退則亢而
有悔矣嗚乎息抑余更有進於是者昔子產謂申屠嘉
曰我將出則子止子將出則我止今我止矣諸君獨未
可出而仕乎天下事正須我輩擔當固不得以一邱一
壑忘天下而終老也於是諸君改容太息曰富哉言乎
天道人事物理盡此矣請書諸石因記其語於此

邑令奈西田去思碑

教諭 楊承勳

壺關古黎地也按一統志曰士質民愚風醇俗古然地
僻而事繁土瘠而賦重故司牧是邑者亦未易堪其任
耳隆慶元年關西奈公來宰此土生之以仁惠之心薄

之以公物之治率清正之性撫凋瘵之民律已以廉莅
官以敬御史也歲接士也恭胥後無下鄉之擾田野興
樂土之謠審編法善催科政拙及時招撫流移動以干
計誠所謂冰蘖映心陽和鋪地者也其他如學校之作
典壇廟之修飾甃敵臺以堅城墉蒔樹木以蔭濠隍實
心實政種種在人口碑傳頌匪出阿私陟東城兵馬指
揮使被行之日士民遮送不忍遽釋雖攀轅留舄未足
以伸借寇留苗之思矣公諱邦奇字鍾秀號西田陝西
鳳翔縣人己酉鄉進士

題名碑記

張鐸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五

關中徐侯來令吾邑四閱歲興廢之餘以縣缺題名諸
子請曰邑有志則沿革徵名有題則氏里著弗徵弗著
令之責也今將伐木甃石次第舉行希以題名記先焉
予曰壺古黎國也建治殆數千載歷世滋遠司牧者無
所於稽矣惟是我皇明繼天立極百九十餘年設官宰
邑燦如列宿但題名久廢創始者勞侯之聲實年資旦
夕又當遷陟乃今日披往牒咨故老屬情曠典推是心
也足以仁吾民矣何也名者實之賓也往者來之鑑也
繼自今循名責實將曰某也良某也庸某也誠某也
壺碑在左常日顧諟因實以求主因鑑以索明警暴治

坑而勸懲彌昭凡崇愛厚生道利物以為吾民者當
無往不用其情嗚呼可以興矣曩予自翰林代還三原
嘗題名於茲石者也承候之請惕然增畏不敢飾浮辭
以負委重漫著其實如右云

重修摩雲寺梵宇記

張鐸

伏以陰陽結秀列崧岑以鎮四方山川出雲興雨澤而
成萬物地藏靈異載昔生輝天啟如來於茲作宅鑿
生之苦難懷若於心開普濟於見聞爰露其耳履巖竒
聽半樓定裏之聲幻質忘言盡化岡頭之石不緣羅
衣鉢曷傳匪拓琳宮經像焉麗粵惟佛嶺秀出壺關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三

地無垠與天爲黨蕭蕭陰壑悲風生六月之秋鬱鬱喬
林慧日照三春之雪纖塵不到飄香露以溶溶絕頂難
扳見祥雲之靄靄若爲登百仞之嶠遂將眇萬井之區
信瀛境之具瞻太行之支秀也伊予讀禮之暇亦嘗往
造具巔六念未消徒羨招提之勝三循欲去爭如清淨
之緣偶逢僧話偷浮半日之間睽彼法輪替聖世萬年
之永於時老衲法號圓澄戒行超羣譚空入妙茹水咽
藥蚤暮無愆伐鼓撞鐘晨昏不爽高山仰止拜遺像以
增悲梁木具頌入空堂而太息乃誓億兆爰用咨詢以
歲癸卯十一月廿八吉辰募徒代木召匠論材鼎建阿

廟之堂面敢觀音之洞鐘樓危峙石塔離雉輪奐一新
香火畢集相茲神地奠我民人神安而民斯安地靈而
人益傑聽沙門之妙偈期共登仁壽之途賭梵宇之宏
開知各效涓埃之力紀名書費衆志聿興鑿石摘文人
代可考吾鄉勝蹟來高人景仰之詞千古名山著今日
表章之義時嘉靖乙巳仲春之吉

日中碑

方應明 光州人

壺關古節義之區介潞澤兩大間市民無市廛穀物之
秩財用之擴四稅於天下而有司莫爲計謂率民之勿
徑於利也光以義也顧嗜利嗜義情不甚遠行義而利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五

導之名教中亦有壘斷布利而義出之市井之間仁義
附焉如五湖大夫所居積致富奇貨輻輳九年三致千
金卽分以與人周其乏困振其急難不以多藏府衆也
市利也市義也或曰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小雅譏焉夫
誠如小雅譏譏其識三倍也若夫日中而市踊貴屢賤
可以知稅朝趨暮去可以知人情賤極反貴貴極反賤
可以知天道此君子識之則君子商賈譏之則商賈而
市無罪若號貪泉者爲人受貪名而不受貪實也何者
市百物之族也通天下之膏以潤民生者也周官法至
備而體國經野必立司市以台百貨置泉府歛市之不

魯次其塵隙其肆滯者流之弊者與之利者阜之害者
芟之微價買質劑市而歸於平豈野政疎市政詳而先
天下以利哉蓋野人質愚而守拙市民恃智而運奇拙
則力本高則善變故易動也而不可弗爲制古之治天
下者知民則嗜利如水之就下不可遏止不能禁民之
不市也而禁其豪奪吾市者也平其騰踴吾市者也取
其攘竊吾市者也經其雜遝往來吾市者也程其權輿
衡量吾市者也市平則野平而杞梓皮革鹽筴魚蠟之
利亦平市有何妨於義哉厥後不韋以物賣起家桓發
以博戲致富雍樂以行賈成饒雍伯以販脂千金張氏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五

積厚於賣漿邛氏鼎食於酒釀濁氏連騎於胄脯王戎
賈利於鑽核先貨利而後行義盡姦富也君子所不齒
者謂壺民以是交相市乎蓋余所謂市必有不宰於市
者固願壺民與廉賈市不願與貪賈市以汚吾治因立
其市曰三老市

治壺論

方應明

余初授壺關未視事聞壺關之民健能制有司法而去
其官諸當道未有不疾首以難予者予弗然夫有司爵
於朝分治於邑監之以司道糾之以兩臺有定轄也以
豪民而制有司法去其官是非制有司也制制有司者

然諸可制而有司之法必不可制乎有法在予何好
易而惡難爲及歸依兩月莅任受乃事察風會之所趨
而去其甚酌其宜予之所好者又健民也蓋宇中有四
民羸民敝械民詭健民爭平民馴豈民有異性而滋生
多族哉蓋風會之流各從其士剛柔偏至莫能全反上
矯民以變民而不知因民以變民則民易健而狡險在
內夷在外雖十堯不能爲治何者天惟健故能運人惟
健故能立羸民急其生而俗殘械民琢其性而俗彫平
民隨其波而俗靡健民振其氣而俗悍悍者盛之機也
節儀之變也鼓之以利則貪賊之以義則廉糾之以猛

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七

則忿爭而不平隆之以禮則感激而思戢故善治民者
使民畏法勿使民畏吏民畏吏而不畏法民始有以用
其健民畏法而不畏吏則民雖惡死不怨木石民雖貪
生不仇囹圄何也民死於法而不死於上則健亦無所
用之故吾之所好者健民也蓋健民固雷厲而風行者
也然則吾惟慎守其法足矣而何以仇吾民何愛吾官
第自今以往有犯吾二十四禁者卽以所犯等其罪

審郡乘山川志後

周一格 上黨人

志所載山川畧備亦萬分一耳然猶未著其奇卽五龍
鹿谷望也奇莫若紫團其西二十里有鳳臺山二仙神

舉處也西來諸山至此忽變在敵峭拔之形翳翔飛舞
之態列爲屏障水聲樹色鳥語蟲聲業已脫凡界而近
仙都矣從此穿溪問徑陟險登危傍崖則藤蘿垂幙席
地則蘭蕙鋪茵至於山之巔則萬壑疎風羣峯冒日其
環衛趨拱之狀如三軍屯塞萬馬游空重重嶂外一望
海天杳然無際旁有翠微洞卽紫團真人面壁之所洞
口僅容一人偃偻而入轉身而下側足而行倏高倏低
倏寬倏隘不但十二重關且見三千大界其間山水與
人間無異而其水源如縷如綫如蓋如碗石髓瓊漿沁
心浴魄其氣上騰爲鍾乳融結如栢柳葡萄穗其垂垂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五

絕頂之上有烈日至若羣芳織繡則心醉蓬壺六出
堆瓊則神清元圃朝暮四時令人接應不暇有如此但
其他落一偏人跡罕至無錦心繡筆闡揚盛美則山之
竒有幽禽潛壑知之耳鳴乎白雲深鎖谷日常封無亦
山靈耽寂不欲競竒勝於人世也歟

西林自製草堂記

張鐸

西林者何以地號也草堂者何結茅林麓示幽寂也夫
或議之曰西林子以弱冠登甲第達而敏優於政矣不
思貶損行權以階膺仕乃抗直忤時避恩歛怨年當強
仕顧戀戀草堂獨行爲潔其爲志不已隘乎西林聞而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五

解之曰夫志以嗜彰行由分定故饜芹怡暄者野農之
高致也選聲兼味者富貴之餘事也語不云乎如不可
求從吾所好異時西林備位郎署握符郡邑夙夜在公
者分也今茲放歸左右圖籍棲息草堂者亦分也大雅
曰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西林將移媚天子庶人者以媚
厥心故嗜學以彰志履素以昭分堂之作如是而已堂
允向凡三楹扁曰研經語具在研經堂記中左爲齋曰
致用待士之窮經者右口養正以爲子弟正句讀前爲
坊題其上曰西林草堂統言之也堂之側翼以上屋各
一方之側翼以小屋各二山坊而西向爲吾如樓者一

取夫子吾不如農圃之義西林耕灌以自給不可一日
廢農圃其寄望茲樓以受成也在夫子則可不在西林
則可如如於此所以弗如於彼也樓之下曰外門備司
草堂之出入凡百步許以達於家嚮晦晏息惟其時呻
吟佔俾惟其適即物起興存乎感倬彼草堂可以約身
心可以豁性天環顧林巒圖書出焉對越與墳師友寓
焉塵鞅不擊鉛槧日親起予何盡匪就歸休匪希明農
知其才之有不堪而力之有難勝因返吾初服以遂其
志而安乎分易曰利幽人之貞詩曰獨寐寤言永矢弗
諶其庶幾乎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五

牧羊說

牛 恒 武功人

壺地多山饒芻牧利山翁有號萬羊者俗目其牧羊備
曰僕槐堂子過野逢其老者問曰僕乎牧亦有道乎胡
爲蕃於隣邑與對曰野人不識他事自吾祖以來老於
牧矣業尚專功藝緣世精故主翁弗吾棄也每見隣邑
牧羊者任悍僕恣筆擊良者罔弗戕也任懦僕耽嬉戲
狠者弗克制也兼瘠於饑渴殞於瘡瘡困於寒暑折股
裂蹄於狂奔盡氣故其羊日亡二三月亡十五比歲而
亡者過半矣吾牧異是揀水草即養也聆音聲察病也
膏鬪牢防逸也剔毳毛順時也入康莊散行徐人阡陌

序行疾嚙田者撻其背抵藩者截其角觸邪者表其腹
跪母者錄其孝歎苗者豐其料久之吾諳羊心羊諳吾
意振鞭而動應聲而止朝引出暮引歸一豈前驅吾尾
其後摩肩垂首旅進無譁斯時吾亦樂甚倚杖歌曰殺
懸在山兮羯者在田吾復任性兮物得其天牝牡如雲
兮月計以百而歲計以千富歸主翁兮吾獨得其貨直
錢活酒狂歌兮用以畢吾年槐堂子聞而善之曰以僕
之牧道可通於六畜乎曰可昔者秦非子牧馬百里奚
牧羊陶朱以孳息致富率精是道也然六畜猶家產也
今夫鶴以凌雲之翮鹿以躡山之足牧得其道獨弗見
與雞鶩爭食牛驥伏櫪平然鹿若鶴猶恒產也今夫龍
凭風雲下水土世有豢龍氏是龍亦可牧也然龍亦物
耳今夫民愚而神寬牧易慢猛牧易殘通吾牧道良者
弗誅求狠者弗優假則流亡附戶口蕃雖有健訟漁貧
武斷里閭者日將革面歛足其疇敢奸其間由是當道
薦焉天子嘉焉庶可以稱爲善牧之官槐堂子喜而識
之曰吾聞牧羊也因得牧民之說以歸

楊參政墓志

王華

公字秀夫別號寒泉父能由鄉進士任東昌知府母宜
人牛氏公穎敏絕人十歲能文有老成語長老稱爲奇

冠名起諸生間成化庚子中鄉試高第主司錄以爲式明年辛丑聯捷進士授戶部河南司主事簡使檄軍於獨石督鹽於長蘆受芻於京場選婚於內帑廉公平簡後先一軌宏治改元上裕國安民疏甚剴切未幾奉勅處置居庸紫荆諸關軍餉公復上疏極言足食足兵之法在端本澄源而減冗除竊理不可緩語侵貴近識者避之癸丑進四川司員外郎連有淮揚督漕九江造舟河南視災之使俱建聲蹟甲寅進陝西司郎中時甘肅弗靖公奉勅整督軍餉將行上疏言備邊七事上嘉納之至則太宰許公以都御史撫其地與公同事許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九

公素器公於是益重焉事竣還朝因有白金文綺之賜以才任劇調雲南司主司兼治順天奸悍者傍窺弗敢犯尋以薦摧守嘉興改夔州在四川地僻民靡公爲書論之俾敦孝友尚禮義延問父老民所苦與所利卽罷行之新廟學之制月朔視學進弟子問業有師道焉人士咸慕其諸壇宇官署支頽完毀百廢俱興民飲江水遠汲爲難公議鑿井出郡門數尺卽得美泉以公姓目之屬太寧縣鹽井在萬山井距邑治三十里道阻於險小舟入溪夏漲則往往溺米以鮮貴民多餓孀公鑿山爲道得任負往來民甚使之夔吏多盜篆移屬以圖贖

公置籍付諸邑俾馳而行情契遂息在慶五年人上
蔡至爲公作生祠貌公而尸祝之擢兩浙鹽運使別獎
請利績効方懋前太宰馬公以浙事簡未足盡公改兩
淮公以浙治治之升鹽賦五十餘萬司治舊在揚城東
淺艱守公乃崇墉固蔽益防卒奸無虞焉明年權參浙
政講畫經理將有施設而乃止是知公者重惜之以正
德癸卯十一月七日卒春秋五十有四

張西林墓誌

栗應麟

公諱鐸字邦敷西林別號也與兄鎮乃出陶朱之室同
升孔孟之堂文采光儀珠聯璧映人以元將仲將大宋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卒

小宋擬之鎮嘉靖壬午公乙酉相聯舉於鄉丙戌公連
舉進士選入翰林庶吉士與平涼趙浚谷西蜀王象山
平湖屠漸山東平王岱麓俱弱冠齊名培植台衡陶鎔
中秘揮穎則風雲洒灑論心則蘭蕙吐馨經濟大成絃
歌小試丁亥出宰陝之三原歲屆祿辰事多旁午處分
容與剴決精明折強梗以秋嚴振弱英於春育賑甦待
斃澤遍饑民婚及愆期惠先窮士冠裳爲之增色統袴
莫不歛容政成考最陟司徒主事原人迎送出疆攀留
日教偃雙鳧於脫屣繫四牡於征軺其遺愛可知矣庚
寅抵部卽校圖天府辨析曾魚監鹽江都滌清宿讓虞

著於臺垣聲光彌於淮海尋轉武選主事歷遷車駕
郎中銓藻清妍皇華杜濫賢不遺於推轂命維重於出
綸塵清九遠風動萬戶此文武之具而將相之階也庚
子乃出守於浙之湖州爲東南靡麗之地舟車輻輳水
陸安津盤錯富強號爲難治公冰寒玉立氣奪繁華電
掣威馳威馴豪右伏克徙於漏網察冤鬼於覆盆吏畏
嚴於神明民懷甚於父母談經講學髦俊彙征咏歌著
言琳瑯駢集雖文翁化蜀良孺治淮不啻過矣癸卯以
內艱歸田遂投散解綬頓俎饑於中路收倒影於西林
完葺先廬永懷安宅迎兄嫂於逆旅合子姓以同居終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空

老育孤友于曲盡晚年卜居郡城與王鯉泉張鶴汀鮑
南田王南野宿谷泉屈潞野結閒居之社於山水之間
燕游咏言意頗真率有瀟洒出塵之風且慕無窮之趣
博覽軒岐星厯諸家得其要義嘗謂可窮者理不可爲
者命人未必奪造化也亦爲達生惜其所得止於所見
而未及深入也公爲人性甫氣豪剛介難合若不拘於
繩墨然質其生平偉行大節則無一不中規矩者與人
雖山翁野叟茹簷瓦盆莫不盡其歡退而叩其臧否盡
宇宙當其意爲知己者無幾人耳是故由進士而中秘
空可徒而司馬可以觀才以中秘而出令以駕部而山

守司以觀氣夫人情直則不能為物所容豪則不能下人亦為人所下大畜不盡獵復無別君子請之所著有西林稿警心要言全唐律志明詩律選湖州府志壺關志若干卷傳於世

楊惟謙墓志

陳音 音人

君諱能字惟謙先世自太原徙壺關之柏林少有遠志不屑事家人產業補邑庠弟子員志銳學優天順己卯年二十六領鄉薦自是三卜春官皆不遇成化辛卯銓試第一拜湖廣武昌府同知守制服闕改授山東東昌府同知公明斷列郡有疑獄難事輒專檄委付皆刻期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三

集事且愜輿論濮州民董憲等以妖言觸罪累事連無辜十餘人皆抵死累歲稱冤無改原釋者君獨為平反大減家各象君祀之歷九載闔郡兵民交疏頌請遂陞未府知府東昌當兩京遙遠舊例設夫厥役民助貢獻漕輓歲久滋弊民既罷力復索錢以供厚餽名曰順流供費道經一體需給吏胥負緣為奸民不堪命君下令頓革成化癸卯山東歲大饑募民輸粟賑饑者予冠帶東昌民願輸者復索民免充選儲君力請於藩以民前所輸者代賑民皆手額稱慶自是屢有年君力勸勸民積粟備荒比得粟六萬餘加對凡所敷政惟欲為民

進福上司或有厲民者君揚言抗論頌聲雖溢於里巷
毀言益騰於京都時子奇已登王華榜進士聞榜馳書
勸君少徇時避禍君貽書切責之曰吾素以直道教汝
而汝乃若是豈善遵庭訓者其自持益力竟用是見擠
於富道謫雲南徵江府通判抵任諷民隱新政令踰歲
嬰病劇遂以安治己酉五月六日卒君之宦業詳山東
通志予爲撮其畧以志其墓云

郭宗周墓表

張鐸

公諱份字宗周號紫團山人含光柔嘉秉性敦篤見素
抱璞智巧無所用其謀知雄守雌躁妄不能滑其慮神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三

棲靜專之域行在金石之間爰自弱冠早策名於晉闕
洎乎人銓遂領符於霸郡貞固幹事鈎鉅未遲平易近
民威稜罔耀霸盜藪又澇區也於時賣劍買牛林垌解
潢池之警苜耕杏耨閭閻興樂土之誼刑未濫乎一人
澤誕敷於二載嗚呼習俗相沿而難移所尙既定而不
變監司或不覈惠愛之實守令遂止以簿書爲能公也
敦大德以和民烹小鮮而爲政循良可績上下允孚柰
之何世導老成俗欽猥利執坦夷以自信竟緯繡而難
容宅憂而往邸報緣萋菲而共成讀禮有聞家居恒容
與而自得杜門謝客長日惟左右琴書掃徑延賓有待

或倘祥暮局年踰六袞不失赤子之心官居五品惟存
儒素之舊政使期頤享壽厚重鎮浮不爲邑俗之助善
人之慶乎天不憖遺以嘉靖戊申四月二十三日卒用
表其墓以旌碩德

楊秦夫墓表

龔用鄉

君諱森字秦夫幼而英茂知學舉止異常兒及卅補邑
庠弟子員輒默然於入下志於進取乃援例入太學意
欲有所事者期滿登銓曹授四川廣元簿改直隸鹽山
縣鹽山縣地多蕪民困於凶荒相誘爲盜出沒不常所
至皆殘破君掩捕有力分散其黨鹽城賴以保全邑人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表

有李姓者以被誣罪至死獄成欲救釋以百金潛餽於
君君心知其寃也却而不受而獄賴以平歲甲戌陞陝
西肅州衛知事不喜於逢迎奔走遂謝事歸優游山林
雅好歌咏邑行鄉飲酒禮與席者或有不類禮請數四
而君獨不往伯兄奇任浙江秦政君事之盡其恭敬赴
銓日聞訃不遠千里走哭之蘊瑜懷奇雖不偶於科第
而恒出其素蘊者以教其子孫情者督之以嚴感者所
之以禮扞格疑似者或豁如也文士遊學自遠來者必
延致之嘉靖壬午長子河順天鄉薦次子洛本省鄉薦
皆蔚有聲譽能世厥家可以知陽氏之有人而其施未

父也。嘉靖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卒。遺言戒子孫以張
事毋過奢。墓志毋溢美。此其見亦可謂高也已。

楊東之墓志

郭 鎰

君諱河字東之別號素庵幼而天資穎異器宇沉靜宏
治乙卯應省試大爲督學所賞蔚有時名學士薦紳之
識君者謂管組可速化也顧僣塞塲屋二十年乃以家
學淑其諸弟正德丙子乙卯兩科俱擬君中式以小嫌
爲有司所抑卒以貢入成均歲壬午登順天周禪榜名
在高等一時雅望翕然歸之無何丁繼母憂尋接父喪
哀毀幾絕士論賢之自是家居讀禮課子弟者又數年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壺

壬辰服闋赴銓得膚施尹膚爲烏延附郭路衝民疲比
歲不登君勤撫字緩催科屢以年饑請於憲臣得減賦
稅之半由是逋租隱役歸誠自出丙申調滎陽下車即
勸學宮課生儒優禮士大夫政務寬厚榮俗素眇長吏
無君長者無他術可貨取也有縣民徐姓者以孽子選
貢藩府懼事露人教之懷金爲餽君厲色叱之正法一
懲少妄請于縣尉云某地有金若干某私識其處尉信
之匿其人於公所者旬日乘間以請於君君諭以守官
爲下之道不宜輕信小利重傷大體尉慚又月餘尉竟
以金上君乃發丁掘金卒無所得嘗謂之素易君言

之行事此類用若素履福社未可涯也胡乃淪於一刃
不獲壽以享為善之利天之報施善人為何如哉

楊汝中墓志

牛一恒

公諱洛字汝中號立軒天性孝友岐嶷秀發嘉靖壬午
以易領鄉薦是秋兄何亦薦北畿時父官肅州公思太
夫人弗逮祿養嗚咽謝駕者眾為收容比上春官廩弗
第嘉靖壬辰就銓宰山東單縣國利社弊崇儉禁靡逆
宦有周恩單文彪者物故捐俸殯礮遺賻其家邑濱黃
河因策備患數條請諸上官單人稱利君宿負氣節則

重刊縣志

卷九 藝文上

李

事趨謁弗愜當道意改官陝之涇源翁釋迨送有泣下
者抵涇行李蕭然幾不周道里費邑在西鄙習尚淳悍
公論以先孝弟植禮義時教諭員缺按部者聞公學行
傳檄兼理士習丕變有涇川八政之詠其典水利彌虎
患為最著當道以才優地陋首列薦剡邑久做剡理過
勞又聞兄河卒於滎陽君哀毀逾節感嘔血疾視醫藥
特作歌自况遺書戒子於後事甚詳遂弗起涇邑人士
如哭私親後陞慶陽府通判命下而公已不祿矣

張邦靖墓志

趙時春

張邦靖字邦靖翰林鐸之兄也幼學即馳聲

大自期弱冠中省試遊成均友天下名士益肆力於學
博覽羣書所著詩文稿甚富上上不偶士論惜之君性
直而操嚴行敏而言訥道藝充然有古人風平生屈禮
寒士莫說大人有一介不取之節無不可對人之言第
繹數歷仕途握符內外君避嫌遠跡惟恐干謁之及僑
寓泊頭杜門自課達官輿皂及廬權詞避之人議其偏
而士服其高使其俯就官守其持廉秉公力行古道必
有大過人者而乃皓首窮經一命不沾悲夫

郭汝學墓志

孔天允

壺有龍石君諱衍字汝學太平里人父修以例授三品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七

武職君五歲就學日記千餘言十九舉辛卯鄉試魁多
士刻文五篇主司批其文曰疏通爾雅館閣之裁經世
華國之章也及見君年少益驚歎焉後會試八次不偶
人爲君屈君守道不攜視屈信泊如也初三品公被誣
成獄君青衿抱恨曰使吾父生子不如緹索哉及中式
叩首謝天曰是殆埋冤之日也於是極力陳救十年
損其家資之半父不得寃出獄時日年老日盲而君亦
面顰髮脫矣君子曰孝哉使龍石如陶朱公兒不貲存
而父亡乎已未當入試以中寒不果行而三品公適考
終正寢君力疾悲號水漿不入口遂感得痛氣鬱不

張氏惡為人所忌乘間有媒孽去於是談談巧體備生
遷里放情即整日與上黨耆舊藉對酒情嘗謂兒輩曰
吾自束髮迄今講學之功未始少輟吾之燕貽其在斯
乎處家庭臨妻孥嚴翼不苟祠堂歲祀惟謹惇信重義
睦族和隣耻同流俗媿媿之態或有不平直言剖析而
胸次無少芥蒂家有餘貲推恩則急不償亦不之校邑
令扁其門曰德壽並茂蓋稱情云辛未夏無疾危坐而
逝非素養孰能然乎有詩文若干卷藏於家享年八十
有二

楊文田墓志

張慎言

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九

公之先諱能者以良二千石顯大叅公諱奇其子森又
其孫河暨其仲洛同登賢書後先項背相望悉列顯仕
公以世閥華胄乃察其僕從居處蕭然如田舍翁公後
先文安平山悉赤縣文安去白溝河三十里爲九河下
流霸伯且用爲壑公經營指畫酷暑赫曦躬先畚鍤庶
民子來堤不致潰鄭國召信臣之烈爛焉徃役之累曰
守陵曰牧曰解率温室受役三千編五百戶有奇餐壁
爲政不則豪有力居其間公綜覈而哀益之先爲簿正
人人厭其意吏不得因緣爲奸利遶左之警旣悉索敝
賦供億無逋負征繕諸備順流與之更始吏習而民安

之薄絲保障屹如也當事者用循蹟故事後先積三章
無何邑倅遽中盜直指循故事以聞持其章曰循令也
奈何公令無然願爲法受過邑父老板轅軹道父老挾
緝叛輿資廉府君薪水尋補平山仍取文安之治輕重
布之廉里猾舞法付城且有得地中錢千緡者豪儼攘
之不可得首而請公沒諸官公曰田者自得之他何與
焉行格伯長法免濱河之逋租昔柳論蒙治京兆河南
一人而寬嚴異張復之治蜀一人一地而寬嚴異公平
山文安之治蓋亦各有攸當也逆瑞祠將徧海內檄且
至公力持不可忤胥意見諸聲色公遂投牒去兩邑口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七

禪膾炙循例隨牒冀得當用公毅然拂衣恬介方幅終
身以之嗚乎迹其所設措雖古之循吏何以加期伸其
志節而不戀夫名位抑又非人所可及也已公諱夢龍
字文田號見吾

楊曾一墓表

周再勳

公文田平山公之子匏齋侍御公之弟也生甫十月而
失恃稍長庭訓甚嚴授麟經於侍御公十七補邑庠弟
子員以冠軍餼於庠數奇戰屢北甲申國變備罹闖賊
之毒

皇清定鼎網羅俊傑公以

恩貢應選授陝西城固縣知縣比時犛教甫及人心望危疑兼以漢山七盤等二十餘皆叛民持險梗化公推誠勸諭投戈歸附者數千家地方漸獲寧宅邑故有堰務鑿山引泉出洩俱有成例灌溉維均自師旅因仍而野無稼穡加以沮汝之所湮塞豪強之所兼併成例已不可問公清理疏通計田限時公水溉田瘠土易爲沃壤於是剡薦交章擢江南松江府同知鯨鯢出沒之鄉蓋海防重地也公自筮仕以來所遇者皆極難之時所處者皆極難之事心血枯於飛輓精神疲於簿書會秋風起尊鑪興思凡七請告歸始得致政公其急流勇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七

退者哉歸田杜門却掃屏絕人事手一編不釋或圍碁賦詩樂其天年而已初侍御公敬歷中外家政悉付托於公前後同爨者六十餘年始終無間朴質儉素絕無世宦貴介氣其待侍御二子婚娶教訓不啻所生日吾以報吾兄拊循教育之恩也平生所著有靜齋文稿樂阿心詠諸集病將革呼子豪前曰學宮根本之地聽其傾圮吾不能忘情汝其勉爲之豪受命捐錢鼎新宮墻成公志也公諱四易字命一別號靜齋

楊侍御墓志

弟四易

侍御諱四重字命一號

齋生而骨相奇偉精神端審

國勢流弊輒記七歲受胡春秋而十三經史漢諸編無不披尋博通年十二應子試冠曹偶年二十六登賢能書戊辰成進士令宜宜處嵩嶽麓民頑梗遭賦歲缺額二萬金前令目爲坑塹公下車登進父老子弟於庭勸誠樂輸仍禁火耗清中飽興學造士崇墉凌隍務穡勸農凡有益於民者無不修舉不數月而宜大治以能勝劇移洛陽洛爲福王封國且當川湖諸孔道網密而事繁令疲於奔命而薦紳巨室法尼不行公事士大夫以禮馭吏以法撫小民以慈惠夙興夜寐邑無廢事福藩以神宗愛子其下人虎而冠諸中貴怙寵負氣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七

道路以目公以禮諭之甚者則以法繩之相戒無犯而禮其有行誼者俾有所矜式流寇窺渡自沔口關入兵使張皇無措邑丞馬密授公指傳致羅織公愀然曰殺人憫人甘斧鑕不爲一官爲足惜百計平反司李湯公大喜曰使燕都無霜齊地有雨者洛令功也五載上計故事資俸深者留選清華時賊渡河台省合疏中州入覬者宜留辦寇上報可公明斥堠嚴闔閤戢守互施剗撫並用民受其賜已奉璽書徵召行次偃師聞繼母變徒既旋里葬祭悉如禮服除甫入都忽心動而先君子痛先朝露矣蒼頭來公搶地呼天一痛幾絕匍匐奔歸

日夕極側肥甘不入口踰歲不處內日取家禮臨讀治
木營葬一遵先止內外姻黨交稱公孝子禰除赴部拜
南江西道御史時南臺乏員公受事而視中東南三城
秣陵五方輳集無賴子充斥穀下公下令級良戢奸夙
夜匪懈錢法大壞勅官鼓鑄官商朋比爲姦利官爐私
鑄遞相侵漁輕重錯雜低假相攙名曰爐黃錢錢無定
質物因無定價市肆闕然喇棍朱大舉等乘機打搶搜
本重地幾成鼎沸公單騎緝拏立獲首惡六名具疏上
聞奉旨正法人心始定掾江中丞某公苟且玩愒置江
防度外公憤然曰南宋粗安恃此天塹耳誰實司之疎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上

七

忽至此抗疏指劾上赫震怒語具南臺疏草中至所建
白省煩擾緩征繕諸便宜賜嘉納焉崇正末李闖逆圍
亦闕七載兩河告急之檄雨下公昏晝江干緝江防變
而張獻忠通天星等夥復盤據豫章三楚間耽耽虎視
虎帥左良玉父子跋扈舉足動搖公廉實薄暮爨舟巡
驚申飭更移書開諭東南半壁恃以無恐矣拮据六年
甫獲得代報命入廣陵卽聞逆闖據關中信由開歸過
鄴時山左河北悉爲闖有道路梗塞微服抵里家已先
爲僞帥劉宗亮等搶掠殆盡矣

國朝以原官徵用奉差督漕催回空禁帶貨條上諸要務

不一而足晝夜橫運飛輓鱗次糧數溢額課最待釐而
同官倉使以盜情劾運弁某某者則公報竣入剡章者
也令甲漕運問完欠倉儲問耗蠹功過原不相掩有求
貨而代爲之解者公憤曰吾以賄免是再受叅也竟擬
削職拂衣去日偕諸兄弟戚友笑傲山阿投壺歌飲不
半歲而病卒嗚呼難罄所蘊未竟其施其可慨息也已

重修學宮記

邑令 宋 輔 禾水 人

壺邑文廟前志可考者自洪武呂侯拓之永樂馬侯成
 之越百餘年嘉靖戊申段侯再修丁酉何侯成之去今
 又一百餘載矣廟貌傾圮兩廡頽毀余蒞任來拜祗尚
 在榛礫間也瞻仰棟檐徘徊廊廡嗟嘆久之因歲歉恐
 傷民力乃與紳衿商之曰學宮之修廢人文之盛衰也
 山峻則風雨興焉澤深則魚龍集焉學宮固士人之山
 澤也可不為振興慮乎况

重刊縣志

卷九 藝文中

一

聖天子尊崇文教嘉惠學宮繡衣使者檄文屢至曷其
 勉之余捐俸百金鄉紳士子咸樂輸勸事庠生楊振豪
 慨然起曰予祖予父世膺顯爵科甲繩芳孰不出自學
 宮水源木本敢自忘諸工未竣者予獨任之乃捐貲五
 百金鳩工庇材廢者起之腐者新之頽者補之明倫堂
 文昌閣魁星樓一時並興廟棟巍巍崇瞻仰也應宇奕
 奕隆陪祀也兩祠靡靡敦風孝也門墻肅肅煥觀瞻也
 於是講集有堂靜業有室金碧璀璨耳目聿新泮哉文
 明氣象矣泮水之詩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於茲有焉



願二子遊焉息焉絃誦於斯焉景行仰止去厥舊習
然聿新滌志修行仰副

聖朝崇文之運其樹駿流鴻聯鑣奮翮寧有暨哉揚生
蒙各當事請

旨擢貢鄉紳馬萬里倡率樂助奉

恩旌閭一朝舉事

聖澤寵嘉文運之興卽此一徵矣時共事捐助者學博
常在訓導侯諮縣尉魏濟滿各有輸工例皆書名

建文昌閣碑記

朱輔

文昌閣曷爲建乎曰以崇儒也曷崇乎爾曰士人文章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二

莫先德行司文行爲予尊者惟文昌故崇神卽崇儒也

然則前此無有乎曰有一在東關外閣雖隆而久廢一

在南關廂比失嚮明之義非所以揚奎光尊懿聖也予

乃擇學宮復慕義捐資適觀樂成輪奐聿新誠壺林之

偉觀彼都人士所瞻仰而敬禮之地歟予按天文志斗

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在東方爲文明之象故士子多祀

之夫星也而以神事之斗也而以人事之果古禮乎以

懸象著明之列宿乃能下而與人通其語言文字果古

者地絕天通之義乎雖然天之有帝也星之有君也猶

人世之有主也星精降而鍾爲聖賢卿相聖賢卿相

箕尾而化爲列星也詩書所不諱安見天人之不相遠乎抑思士授命於神乎受命於已乎如受命於神也粢粢豐盛饗神而神象之未可知也如受命於已也世無不耕而獲者若在我修業有闕而乞靈於冥漠之神神其許之乎天垂象君子則之諸士共仰迓天休揆敷國華爲景星爲慶雲其爲文昌不更大也哉且予讀文昌聖訓及戒士子文二篇具於福善禍淫修身勵行之旨著明深切有裨於儒教最大今日取士者文章耳至糾德行稽淑慝文昌實主之所云三魂四屬司厥行藏五部六臺考茲言行理有必然非虛語也不愧於儒斯不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三

罪於文昌是予建閣崇儒之旨也願告壺庠之多士共爲勉勗乃勒砥薰沐而爲之記

重修 關帝廟記

朱 輔

聖天子釐正祀典凡古今功德及民者祀之節義綱常昭垂久永者祀之所以正人心維風教也壺邑設有關帝廟從來久矣崇祀倍於他郡每置聖誕翠幄朱幡笙歌盈巷其雄鎮南關不特備春秋祭祀之典且以重名義萃風氣所係最重也甲午夏不佞承乏令壺下車展謁廟廷見殿宇穹隆軒廊聳峙巍然巨觀但中門屏牆逼仄徑路屈曲形勢卑狹非制也夫神有廟猶朝廷之

有宮殿也廟有門猶朝廷之有象魏也宮殿極其壯麗而象魏乏崇闕之樂詎所以稱答陽之義乎丙申歲癸諸耆老俱歡躍從命不佞揀鶴棖之羨易民田五畝撤舊垣拓百步許直抵南陌社首鄉宦知縣馬萬里庠生連擢等鄉約耆老等遂各捐資移大門而闢之廣其制度疊石盤基入者咸扱衽而登焉左右崇坊並峙建鐘鼓二樓晨昏鼗音鳧響隆隆若出天半門逼仄者廣而敞矣路屈曲者正且直矣氣象光昌規模曠遠質之形家蓄聚風氣始無遺議云且使後人瞻禮廟貌仰景威靈黃童白叟咸談節義喻名分凜凜於君臣之紀其有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四

禪風教其微哉若夫香亭之飾以巍軒也廡殿之列於東西也崇墻之屏於南岸也歌臺舞榭之增以雕欄也諸美畢備一時同事者學博常在侯諮縣尉魏濟浦及諸社首善成予志圖度周詳董治勤苦賢勞之不可泯者例鐫石并書用示來茲

復修三老祭祀并立祠記

朱 輔

余蒞壺邑詢以壺關三老之名皆云三人及讀劉公碑記始知三老乃漢時官名非三人也碑文辯論甚核必有所據令狐其姓茂其名也公餘之暇遠訪遺跡去城二十里見山隴宏厰碑限聳壘知爲先賢冢墓神靈燦

爲呵護但樹木彫殘荒烟蔓草漸爲牛羊收豎地矣前朝春秋有祭像祀有祠兵燹之後廢弛已久因令狐氏無後裔而奉祀無傳亦有司之責也夫壺關以三老重而三老不僅以壺關重所關綱常大義非小也乃擇城中官地創立廟祀崇瞻仰也修墓祭復春秋亭循舊典也清估地築水道防侵塌也植松楊禁樵牧肅神道也庶不忘地因人重之義乎令狐氏在漢帝時未嘗如貴舊戚哢傾動宮庭也未嘗有拾遺補過備員禁闈也乃知者不敢言大臣不敢諍而訟太子寃者獨令狐氏上書數言奪宏主之心振蒲廟之色千載而下誦義不朽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五

豈非以父子至性感格君心哉後巫蠱事白田千秋有封侯之賞而令狐氏無聞豈徒薪與焦額殊科耶抑令狐氏不願居其名耶雖江充之罪莫贖思子宮之淚難收而輪臺一詔未必不因此言啟之所關於綱常大義豈淺耶乃議者不察以爲有戰國俠士風不知若輩志在功名耳讀令狐氏之諫議論愷切心事光明未始歛心爵祿人品超絕群流與商山之皓並重千古豈可與權謀之士同類並論哉

重修社學記

宋 補

禮家有塾黨有序此社學所自始唐宋以來因之

以育一鄉之俊民童而習之長而安之乃培養人才之本也近日社學多廢不復知養蒙之功即庠序園橋之禮尚置不講况鄉社乎壺邑城東一區堂宇數楹尙存社學之名予甚嘉之嘉其得古人之遺意也偶過其地聞讀書聲甚善遂入其室率其惟見童子彬雅執經問字庠生吳上游誦讀嚴格予欣歎曰有是哉壺邑風俗淳也敦古禮也吳子善勉教也能育才也惜規制湫隘不堪布席談經思有以廣之而居民鱗集不便擴地僅度其額缺者補築焉堂之旁構廡舍堂之上加粉堊稍增數椽以待來學庶不失古者黨庠之風乎但不能多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六

置義田以廣膳讀予又甚愧於古人矣予三試士其尤者薦之學使升之庠官皆雋髦也安知異日偉才大器增光鄉國者不儲於此乎皆有裨於風教之事不可不一言以記

南關創建準提閣記

周再勳 上黨人

今有循良於此有能畢任罷土水之役者乎不能也但爲地方起見勸眾勞民則雖靈臺辟廱咸有子來之樂白非然者卽章華柏梁齊雲落星祗築愁思怨耳况乎刑起無因以神道設教乎在今日壺關隸上黨爲偏僻下邑然藝閣上黨郡壺關縣城而扼險要俯視中原解

一郡等前之勢當日秀靈磅礴嶽峙淵停甲於天下者
今乃稍稍陵夷也夫山河如故環拱依然豈地氣有轉
移與抑人事之不臧也說者謂補偏救弊存乎其人而
傳舍具官者選選借口憚於改作杲庵朱侯以順治甲
午來宰是邑當兵火凋殘之後一意輯柔深見夫一方
缺陷應脩補者甚夥乃曰民信未孚不可使也先爲滌
去煩苛行其所無事以其俗而利導之又以標的象指
爲刻韋弦自佩家傳戶誦壺邑始知聖賢真實之學焉
乃屬其紳衿耆老而告之曰古有望景觀卜相陰陽向
背之宜者官師得意恒於斯版籍蕃庶恒於斯物力寧
盡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七

蓋恒於斯人文彪炳恒於斯非特青烏氏一家私言也
於是凭睥睨而眺廣原循溝塗而觀水利則見龍山不
起虎山大昂衣帶無情流泉縮澁其甚者南關近郊一
帶尖衝直射洪水穿貫城門大犯形家所忌以今遜昔
職此之故其亟圖之便衆唯唯於時衆心蒸動羣力輻
輳陜陜登登是營是度剏建傑閣四楹虔奉準提大士
旁構蘭若一區一資焚修常住蟠基鞏固體勢嵯峨規
制崇宏結構巖密蓮臺與雉堞齊輦離照麗佛光同耀
渙散者於焉關鎖漉漫者得此含蓄如翠恩屏障聚氣
藏風又如砥柱中流紅濤效順厥功偉矣豈止新萬民

之耳目聳九衢之大觀也哉况大士爲眞言之母神呪
之王凡有所求隨意可得果侯平日精信發茲洪願長
公霞登乙未會魁次公雲領丁酉鄉薦三年兩雋皆當
侯治壺之日雖其家傳之秘而冥福顯佑良有不可誣
者蠢愚汨沒儘有刑騙法制所不能格對西方化人油
然輒興起善念者則神道設教之說也登斯閣也千巖
競秀萬井含烟熙熙攘攘蕃衍生聚者可爲教養資其
視荒山白草鷄犬蕭條之日當必有聞矣畚土於順治
十六年九月觀成於十七年七月凡金石竹木黠聖丹
青皆侯割俸平價所置乃聞風景從者乾將之恐後焉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八

不待督責集茲鴻鉅則侯平日信惠之至一知且人定
勝天從此物華天寶吐其英可漸望比隆於往昔侯實
具有挽回造化手愚民錮蔽於俗習日瞻仰七寶樓臺
因莫不回心嚮道亦以佐政教所不及一舉而三善皆
備允惟不朽至於百廢俱興不寧惟是詳載各碑記餘
茲不贅侯諱輔浙江嘉興府崇德縣人三科副榜戊子
貢士順治十一年任十八年陞成都府簡州知州

重修 玉皇宮記

章 經 富 魯 八

邑治之南沙窟之村有

玉皇祠焉晴雨輒應遠近歲終秋冬報賽扶老策幼相

接道路莫不祇恭罔敢怠慢

昊天上帝主宰九天發育萬物四民仰好生之德百穀
荷時雨之滋尊崇無上稱述難名爰稽邑志宮祠創自
元季香火告虔已非一日壺邑畛在山陬地瘠民貧他
無營業惟力勤稼穡為治生計所賴年登歲稔用資衣
食若雨暘失順則百姓流亡原野叢為荒榛泣斯土者
靈蒿日拊膺欲圖裕國足民之道興仁崇禮之化不亦
戛戛乎其難哉自頻年來邑境內外雨不破塊風不鳴
條歲時順序耕鑿遂生具賴

皇穹默佑亦此邦積善竭誠有以感孚昭格也今仰觀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上帝行宮殿宇雖復巍峩而金碧不加璀璨山門香亭
日就頽圯殊非所以壯

三宸之居肅入敬之容有司祭謁能不興惕於中乎迺
損貲創修而城鄉之樂善者非由勸輸子來如市於是
誣吉鳩工不異靈臺之築條焉告竣祠旁有巨塚不知
卜兆何代簡冊無稽雖故老相傳亦屬疑似不敢誣惑
并封纍之題其名曰古陵工畢勒珉薰沐敬記

重修城隍廟碑記

章經

證聞明幽異路而陰陽之理則同勸懲彰教而典守之
職非殊是神與令均有司民之責者也邑令率

天子命茲斯土邑神欽承

封號亦司斯土撫綏輯和除暴安良令之政也水旱疾疫轉禍爲祥神之事也故邑令設署舍以聽斷邑神寔祠宇以照臨此一定之至理不易之恒論也壺邑雖山陬殘瘠民風亦頗渾樸率皆秉虔樂善至其奉神尤加誠謹何況司土之神聰明正直日鑒在茲詎敢慢忽乎今廟之棟宇庭楹兩廊及門垣防表歲久頽缺非惟不足以肅觀瞻昭敬禮抑亦悖神道設教之意矣實緣民力維艱不克整葺幸今歲雨暘時若書有秋此神貺之賜庇我下民城鄉之紳衿耆老衆口僉謀來告余曰宜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十一

答神庥敬將報賽但廟貌弗煥亟應崇飭敢以是請并丐言於余余甚義其舉而憊吾夙志嘗歲時朔望行香祭謁及講約議事時目擊意揣爲簿書拂格而未逮今此足以成余之志特出捐金彙諸闔邑中好施之賢鳩工修理而廟之前後左右皆金碧飛色丹雘翬彩不月餘而大工告成立碣叙述凡趨事者並得勒其姓名

重修縣北城碑記

章經

壺關巖邑也分太行之支踞上黨之左山高于城谿廻壤錯土燥而冽年久屢頽時修時圯康熙十七年夏六月予奉

簡命泣茲邑兢兢以二回固保民爲念是秋九月大雨
北城樓櫓並欲予棟樑亟思修治之詢壺邑故事城壞
輒報上行牒督修有司遵牒集里民出貲力及事行往
往滋弊累民而胥役里蠹率喜事好功借公行私嗟此
殘黎而令肢削耶余深悉此弊痛絕之懷拳拳不置康
熙十八年適遇北城之役卽日躬履其地筆圖修葺之
舉不敢邀功以報上不忍悉索以剝下廼召土石各工
循故趾因舊物出捐金鬻新科各若干至夫工役按名
廩給絲毫不煩民力予日偕廣文張君瑞錦縣尉同君
習正視工城上勸勞進力越三月而告成四鄉之民不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十一

知有城圯城修者瞻彼巍然其崇屹然其鞏翼然其飛
煥然其新矣余亦可以告無罪於茲役可以告無罪於
茲民矣聊志歲月用示工竣云

重修縣南城碑記

章經

城者禦暴保民之所王公設險以守故築城伊或維豐
之垣詩什著美城不踰制役不違時春秋垂戒自秦漢
以來壺邑縣治建立屢更後魏時移治於潁陽岡唐武
德間置治於高望堡貞觀中又移治於清流川卽今治
也五代宋金元並仍其舊故明洪武二年重修景泰初
關侯補築至嘉靖年李侯勸輸甃累巍然城雖斗大而

其地形實有足稱清川繞帶帶水環襟千村擁護萬嶂拱朝况羊腸之阨北當燕趙是誠山谿固國靈秀毓賢之區但頻嬰兵火四望荒圯兼之積歲既久堅者摧之屹者頽之非復曠昔之雄觀矣康熙二十年夏南門闕門壞敵樓傾若弗加修築曷以防禦守土之義謂何而敢視如傳舍哉舍捐貲購買木石磚灰量功命日相度鳩工乘農隙時遵制修築雖溼溼馮焉不兩月告竣而言言仡仡將千載鞏固矣爰爲記以立石

重建啟聖祠記

聖王以孝治天下聖人以孝教天下本立道生此天地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三

古今不易之至理也壺邑文廟創闢宋元頻更修飾以棟宇常新不致廢墜獨

啟聖公祠沒爲荒榛寄祀於敬一亭中相沿既久恬不知怪及考邑乘明季嘉靖間覃懷何侯銓授茲土興文治化崇禮報本創立

啟聖祠極其華麗後萬曆間邑令齊公改制於殿右西北迄今不過百餘年間而僅餘故址絕無片瓦寸椽竟附諸敬一亭而祀之其何以妥

先聖之靈肅觀法之地不亦重可慨哉余時與司鐸張君謀之叻事於孝西之維夏跡仍其址剷除蕪穢因其

營而開拓之亟爲重建一切丹雘木石捐俸購備擇吉
興工祠構三楹墻高數仞靡靡奕奕有事在廟者仰櫟
禘以思源本虔謁祀而奉獻奠絕風雨之虞無湫隘之
慮正所以遵

聖訓孝治孝教之意使凡爲士者知

先師之所自出禮不可不隆尊

啟聖卽以尊

夫子敬夫子益當知所以敬

啟聖也是歲仲夏工畢董斯役者司鐸張君瑞錦協以
成者弟子員王錫疇吳上游諸人例當並書於石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三

重修三老墓記

章經

嘗讀漢史至壺關三老上書訟戾太子寃令人有曠百
世之感當是時三綱幾於淪斁而在廷公卿大夫咸錯
口結舌莫敢建白獨三老一草莽之臣奔赴闕下慷慨
蹇諤竭誠憑愫不避鈇鉞卒能悟主以安社稷俾君臣
之誼正父子之道全而江充奸邪之罪一旦昭著於天
下此真英偉卓犖忠志致身之士哉戊午之夏余奉
朝命來茲土爰稽祀典三老有祠春秋展禮載考上黨
諸記令孤其姓茂其名三老其封秩微君其謚也但名
賢鍾出地以人重故闕之里宜表揚廟祀之所宜尊禮

首邱之處宜封植今三老故里久矣湮沒即其廟祀亦
皆蕪陋純山營兆鞠爲榛莽後之懷賢好古者能不動
悽愴之嘆哉余捐俸立碑顏其故里昭敬式也修其廟
祀崇瞻仰也築其寔墓肅神道也雖三老聲名垂之今
古麟炳霄壤不藉余爲生色而余則因三老以風世云
爾

捐置義塚記

章經

爲令守土凡境內之利當興弊當革者無不憊憊諸懷
所謂一民飢我飢之也一民寒我寒之也民生休戚係
於令者甚切至夫疾病死喪尤宜矜恤昔文澤枯仁政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古

所及迄今千古猶思慕之余忝牧壺邑日擊彫殘雖四
郊瘼隱務求詳悉特慮未盡周知窮民無告死者有憾
保無暴骨荒殘風淒日炙之恻乎相彼隙地庶或墜之
則黷燐無夜泣幽魄慰泉臺矣茲購地於城南之墟四
至埋石水爲漏澤之園聊作暴露者歸寔之所至立碑
之位坐卯向西兼庚三分俾葬者望爲坐山知所趨吉
此按青烏家諸書兼示迷途一指非敢博譽沽名而爲
此掩骼埋骼之舉亦存吾惻隱之心爾

修社學記

章經

三代皆有鄉學今之社學即其遺意也蓋社學之設所

以教育一鄉之俊穎而使之明倫砥礪善俗厚風譬之
美玉不琢無以成寶器佳木不培無以成良材端蒙之
功豈可忽乎近世貧富不同富者自有家塾父兄督課
貧者不克自給願學未能徃徃見閭閻編民中子弟高
資秀質無力延師弗違負笈竟爾淪棄亦有流入丐下
者予嘗深爲惋惜又見郡邑社學在在有之僅存其名
未核其實雖有社學與無社學等耳倘布席之地非靜
雅訓迪之師非善誘亦安望其造就有成哉予身膺分
符職忝代理若岐視吾民之子弟而不加教育竊愧父
母之名矣今堂舍頽缺者補築之敝陋者葺理之復得
不負予心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五

改南關水道記

章經

自古及今凡爲民上者土木役衆快一己之私爲遊觀
之所百姓未有不咨嗟歛怨者若民事所當舉雖勞民
爲重而亦不違恤也邑城南有水自西山奔注入惠澤
池池隘非巨浸且勢亢水溢則背城南去散折漫漶風
氣不藏最爲刑家所忌但救弊補偏人寔爲政余叨令
斯土周覽旣詳亟欲改作爲壺邑久遠計猶恐民信未
孚難以謀始今紳士賢者民等僉稱故明時南關西山

水注率由東逶迤而去當年士多顯達民頗殷富今歲
久改流狂湍逆溯士庶日就陵替前幸朱侯建非提閣
鎮之究不若導水故流之爲愈也余忻然曰人謀旣協
事不可已乃捐貲鳩工公買民地移閣於東南改水返
故道從此碧波環帶清激繞襟自西而東有拱護之概
引源合派無迴汎之慮又中荆石橋以通往來且觀瀾
濯纓自饒佳致俯仰錦川虹彩交輝振士風而厚民俗
庶兩有裨乎因刻石紀之以垂永久

鼎建鳳山塔記

壺邑踞太行之側層巒疊嶂列翠環竒其間英賢輩出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六

代不乏人在昔三老四輔太師鼎甲班班可考他如諸
楊濟美二張競爽人文蔚起出來舊矣而近時則稍遜
夫山川猶是豈靈秀之氣獨萃於前而不鍾於後乎抑
運數使之也余心竊疑焉簿書之暇稽堪輿之理登陟
周覽相度形勢城之巽方所稱鳳凰山者山之巔宜造
浮圖爲邑內文峯及詢薦紳父老僉言鳳山建塔寔此
邦厚幸特以厥費甚鉅慮難繼創余念慨然一舉而百
關文風豈可坐視頽靡因獨任之亦不計其力之有無
也遂捐貲卜日甃累肇工不閱月而告成遙瞻文筆矗
峙雲表直與夫子宮墻奎閣藜火州爲輝映焉抑余更

有進者人文頓塔之建形家之說則然矣而濟濟多士
更自勵其志不汨俗遂不競外誘潛心正學期與其鄉
先生先後繼武則人傑而地自靈又豈徒區區風脉之
說哉

重修章公堰記

進士馬 溥 邑人

章公堰者志其始也賢人君子之莅此邑其有功德於
民則詠歌鼓舞假於物以示不諼甘棠之愛及所憩矣
况是堰爲萬世永賴者哉蓋壺踞龍山之陽屹然起羣
峯間山聳水環每夏秋其水自西北來者衆潦齊漲由
城隍而東注其爲蓄洩也急矣而大河一帶自龍潭而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七

東奔蜿蜒於此距城甚近時有汪洋震蕩之勢其爲堤
防也又急矣夫固完然壺也而其東北隅偏缺豈非天
造地設以待賢有司之補救耶在昔章公經之營之甚
之累之石堰一城金湯永固矣後之人見章公而不得
觀斯堰如見章公焉但自辛酉以來七十有餘年日刻
月磨土解石裂堰之基址幾沒前任詹公甫至壺相陞
陽而觀地勢利生民而奠流泉重興力役舊模復新邑
甚利之奈比年來山水漲溢波臣肆虐而堰又衝決矣
雖物之成敗有數其賴後此之增修者不又急耶庚午
冬日我清翁宋老父臺翁綸是邑始下車卽以修舉廢

陸爲已任然以他務未遑也公以山左四閩名世魁才
試烹鮮於小邑因地制宜其所以治我壺者卽以章公
爲前轍章公持已以廉公之薪水不擾如之章公莅事
維勤公之案牘不留如之章公愛壺民也以仁公之恤
鰥寡賑貧乏如之章公成壺民也以義公之鋤強暴禁
宵小如之前日召父後日杜母其謂是哉閱期年餘政
旣成矣民旣和矣可以舉大事而不疑於衆矣乃屬其
紳衿耆庶而告之曰是堰之築於章公非偶然也不修
且無堰矣其何以壺於是慨然捐俸以倡而首事諸君
子各相勸勉慕義如響其事因大舉云是役也規則由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四

六

舊謀更圖堅甲者杵之厚其植也高者增之峻其防也
鑿深池於西隙預蓄瀦也爲水籤於東面防衝決也嚴
宇而飾以丹雘崇觀瞻也亭臺而植以松栢備遊覽也
其功若浩其成較速所謂舉得其義而庶民子來者與
自今以往斯堰不朽河順其道而震蕩不憂水歸其臬
而蓄洩得法章公之澤不益著乎雖然莫爲之前美不
彰莫爲之後盛不傳後之載章公者皆以頌我公述之
功較重於作也則以爲章公堰也可卽以爲宋公堰也
亦無不可是爲記

吾邑盤大行之山土瘠水深民艱於汲雨雪不時降
井泉涸竭然當巖谷幽阻之會靈秀所鍾往往有神物
棲泊於內興雲致雨每禱輒應蓋天之分奇割與不絕
於僻壤也以故居斯土者尤重龍神之祀鄉鄙報賽每
廟而祠之按刑禮以觀舉祭四方百物祭法曰能出雲
爲風雨皆曰神龍能致雲雨爲民禦災患其祀之也宜
矣粵自有唐以來池淵湫濤之祀興時以顯應疊加寵
號我

國家懷柔百神增入祀典凡直省州縣有其舉之莫敢
廢也况於茲邑也歟顧附郭者其典獨缺紳士合辭請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九

於邑侯楊公公曰災祥所係官此土者之職也乃因署
右隙地荆龍王廟一所周垣表延又因餘貲爲旁舍若
干楹洪整密緻以爲朝典慶賀之所會集凡七閱月而
告成民觀而樂之或曰禾黍之墟誅茅除穢是斷是遷
乃丹乃雘可以觀治品從羣祀儀準兩師鼓鐘舞帔散
酒豆籩非其類者不在祀典可以觀教或曰求民之瘼
勿屯其膏飲以醴泉沃以甘露有闕其容載赫其光我
侯戾止百禮具舉可以觀化且以觀事治或教立化行
事舉公其亦可以不朽矣於戲亦烏知我公之所以不
朽乎書

所不蓋石起水飲難以酌泉而飲人習勞苦率自
志昔劉正之難社位謂河陽至天井關距百里無共李
文飲謂昭義一軍素號忠順非河北可比公於此通地
之窮因俗之宜億兆飲和百靈効順主封內之山嶺
澤生民則所以留於不朽者尤必有在曾一廟之建云
爾哉然而公方謙讓未進於財則歸諸一邑達民之所
樂輸於工則歸諸邑尉祝君率在城鄉約之所督理並
此功而亦不有也余謂公於是役也勞不負官善不違
地功不專已可謂得政本矣是不可以不記公字榆眼
江南武進人已卯科舉人

靈壽縣志

卷九 藝文中

辛

紫團拾遺記

進士 馮文止 邑人

世漢子記天下名山言抱犢不言紫團紫團之山徒以
蓬人參著名今觀山之靈秀紫團爲勝抱犢乃名不稱
寔何也紫團山也編戶者藉以名其鄉余其鄉之古任
村人也記事自古任始他村落皆在山畔獨此平厥爲
一鄉鉅鎮村之西曰龍備山周圍數里南北各有洞一
蛟岬張裂曰龍眼突兀而起者曰角曉曉而垂者曰鬚
穹窿信屈而下者曰鼻鼻下有小山圓累累然則領下
珠謂龍體畧具故曰備東南曰鳳凰山橫身昂首兩翅
舒張蓋飛鳳形其陰多松有泉甚甘下則懸崖如剖分

從此出水勢猛激著人衣則訖石爲之穿俯視有門
外有井曰天井深不可測河水微則石填轉淺水大則
石隨水出乃益深漸下有凹蓄水曰第一洪第二洪第
三洪蓋居人於平河灘水處曰滂陰崖絕險有神居之
曰潭凹坳衝激水過而留曰洪出而東則清晴河河水
無源此處有泉蓋鳳山泉之下流也言水晴則清濤於
晴耳東入沾水流入於洪出水經其北則蓮花山摩雲
山山有洞白東谷題詩刻石焉摩雲山西十里曰雷石
山有佛殿佛座下有風穴以物投之或吸而入或吹而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甲

三

出其期不定蓮花山之東三里曰大腦山村曰黃柏壩
其上多葱明季爲石堡以避盜賊遺址猶在由龍山而
南有若介而立者曰將軍山其深處草木經冬不彫嘗
於積雪中開紅花數本識之者曰耐冬花也支分而下
則有宋時所建二仙真人廟廟側有池池底無泉源而
有水孔河水發則滲而入蓋自其西南十餘里水每流
入地伏而鑿池者乃適當其滙廟之對山曰翠微山山
北三分攢合爲屏歛空如刻琢其滿山皆竅雨則水管
入竅從山根出旁有洞曰翠微洞洞口有臺相傳爲二
仙真人飛昇地連虎尾達參掌復與鳳山接唐昭宗乾

寧二年改葬真人父母於此碑尙存頗有正史未備者
又東二十里則紫團洞洞之中千門萬戶頭頭是道擬
往輒迷不能出蓋一玲瓏山也石筍幻狀不一其最奇
曰玉女盆盆上有蓋蓋上有口口廣纔可容手探之四
面渾圓如盆有水不涸參園在洞之東北六里大可數
十畝周遭石墻天成其北墻拱雲蓋寺天設一照壁蓋
此實紫團深處山之靈秀鍾聚於此故產人參今則無
矣九峯山在洞之東南三十里由崇雲寺側緣山廉而
上曰鋸齒上有媯皇廟坐山如萌蘆其小石亦如之對
蠟燭山危峯拔地若蠟燭然其西有村曰土池居民皆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三

倚山爲田田與山皆高於其居雨大疑有水患然凡田
皆有窟投以石則涇涇然良久漸沒將雨則雲出其上
旣雨則水歸其中其兩山界處石激水流自然成橋曰
天橋橋下懸石甕積水常滿自七里棧望之如畫七里
棧者通道之窮者也舊道由紫團洞側歷參園下莊子
河水暴至人畜無能免者乃於其北山繫以爲窟以通
道道絕則接以飛棧凡七里棧不能施又接以橋橋屢
築皆爲河壞乃請教於先高祖耆德公公乃親往相度
鑄鐵柱約萬餘劬破山石橫植之遂成初以舉柱衆力
不支瀕於險公親救之致壓一指於下而淋漓衆鼓力

乃起橋成因爲立碑後人以爲落指碑至是則距古僅六十里矣今呼其山曰窟窟山寔古之黃羊山也由黃羊而東詭列萬狀震駭心目或刻削如利劍或怒湧如雲氣或偃溲如老翁或纖秀如美人或冠簪儼列如冕而坐山益高道益窮雖好遊者或未能至焉

重修烏泉山廣慈寺記

有序

馮士翹

長子人

巖壺關東南三十五里山曰烏泉寺號廣慈名錫於有宋太平興國二里而初建實始於元魏山分太行宛轉南來曲而少西再北突駐曲之際爲寺之座垣亂石圍繞北高南下遙望樓閣殿宇參差如箕托物山門三楹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三

左右列金剛北而南向爲九華地藏殿西南其步十五爲伏魔大帝殿而東向東而少北爲天王殿北出西有殿曰昆盧東有魏樓實下而空上上有鍾製甚古觀其古及書跡皆唐人筆勢口徑七尺高以倍以巨木撞之聲徹數十里樓殿之北爲當陽殿面各尺六十南向釋迦文佛北向觀音大士北之北三階七級爲水陸殿中座如來佛像左文殊師利像右普賢像像皆雕木而虛中北出一武劈石爲級級三十七上爲七世諸佛殿殿之脊與山之脊並肩水陸殿南左右有廡東廡北上

各室院一再東而聯南精舍院二在立壁垂藤下蒙素

然深且幽西廡之西南淨室院一皆寺僧所棲再西而南而東環以石欄欄高等腰外臨絕壑壑深丈數百被松數千蓋松梢東上有池三畝旱不乾潦不溢自池而北入寺東偏有石井深三尺窺之墨墨故曰烏泉循井畔東登石崖繞精舍客堂七佛殿背而西有松七號曰七星皆合抱攀松越石垣北出居巔而眺村樹若研綠長川若鋪掌遠山若波濤自下望若若海市化城幻變莫測維那某僧某慮久且圮集四方布施施功自乾隆二十七年春費日八百有奇竣事糜金錢若干以修以葺以勦以聖起山門至當陽毀岡弗新因記厥地厥時厥人於古碑之次

粵稽化城縹緲玉光騰竺國之墟幻宇參差金色照神州之域先天之先而已有經來海變桑田後地而後不能無閱盡世沉灰劫遍八垓而著像統六合以現身寸莖化作千尋萬刹總歸一致是以法輪終古毓性四生諦妙無方感靈千界銀瓦作宮處處依舍衛之國金磚布施人人傲給獨之園樓殿懸珠固輝城郭軒廊聯碧亦耀山林烏泉山廣慈寺者壺關之勝境也名錫宋宗之世址闢元氏之朝脉派行山峯居巽位超羊腸而上時抗參井以下瀟列嶺凌霄盤基跨險元榜綱壑綠樹

觀壁曲洞幽房杳冥六欽岫柱廡杉楹豁瞰平寥空松
風淨碧漢之塵日旱灑濟池水灑蒼天之澤原野時新
增影圓空面面登臨無挂礙鐘聲入細心心夢覺破因
緣且時逢獻菓之猿徑移怪石每遇啣花之女戲動彩
林鋪晨霧於幽巖僧去偈航雲海留暮霞於絕嶠鳥歸
驚舞赤城斯固鹿苑可雙雞園有二矣有時踏蹻冲雲
攀藤拊葛緣蛇徑步虹蹊世宇欲超豈止舟梯十二塵
寰迥出已如紫府三千坐淨域而伏魔流腸非雨封香
城以驅毒馨骨豈花勞萬壑之蒙蒙覺劍揮於何古觀
恒沙之歷歷智珠懸在匪今籌殿丹臺明闕製輪之表

燈然珠閣燭週八柱之輝始信須眉非高天地運乎一
掌乃知曉巢豈暫古今統以含毫豈非清涼三界之奧
區銷納五行之淨土也哉但世運代遠瓦亂魚鱗月易
歲遷椽彫葦羽青猊白象漸嘆晝夜之風珠鳳丹虬半
落春秋之雨雖金身之未化已琅檻之偶消鸚鵡有情
依菩提而懷嘆鶴鶴無語棲幢蓋以興悲况謝公之屐
齒常臨惠遠之錫環久卓可孰視無覩而習聽罔聞爰
有某等質蘊山川之秀品標松柏之姿一鄉號曰先生
到處鶴爲長者早服詩書不入鶴煙之市旁通典偁亦
來虎渡之溪仰畫棟之心樓雲襟懷不爽瞻雕櫺之宿雨

沿滯河銷幸而智啟山靈因之慧生法界材即徧生此地難望鬼斧雷施石雖不惜他山豈有神工電布於是與寺僧某等字做石苔册編貝葉沿門募化彷彿王城持鉢之年伏戶結絲依稀祇園借技之日撮米可化珠璣何待天飛玉粒寸絲亦成貝錦不須月落金錢白馬呈材黃牛効駕班師施筆墨子引繩砌甃綴甃泥和龍天子兩雕楹刻棟斤揮颺海之風洩珠網於星津瑤榭鶴翥吐瑤璫於月徑綉槐虬伸彩漾輕霞光含薄霧綠房黛護紫閣青疏鰲背楮而九地不掇媧皇補而三天無漏爾乃大闢神光華嚴布於瓊宇宏開覺路妙麗發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三

乎金龕鵬翅之中粧點千尋幻相象牙之表鼓吹八部眞音九瓔七寶之宮垂天畢現四相三乘之路拔地俱至此固師子龍孫之會具轉梵帝金輪亦由優婆闍比之皈咸成法王寶闕焉耳斯時殿閣起於空中樓臺寄乎象外雲環霧繞高擁芙蓉之城月朗星輝旁懸城臺之市掌上之珠光百八烘日月而同明毫間之金彩萬千照都城而並麗樹樹結成甘露香浸羣生峰峴化作慈螺影庇度類山禽載喜諧婆羅月殿之歌林鹿勝歡垂星觀天魔之舞慧性洽乎大啟靈根寄以豕牙無顯不微有空皆實雖超超而在上仍隱隱而皆通是以闕

號流霞因之宮同明月天童居守海聖彌繼應百古爾
常金宜一新之岡舊然而抱嶺仙跡石室久傳鳳篆紫
團妙諦洞天長戴龍文况閨苑天開高迴車之峯以岌
岌亦驚巒地接並曬金之石而同同若字缺卿嬾或詞
微琳路則山花笑其少色而岸草嘆其孤芳矣於是六
七比邱二三居上旁求翠琬遠播鴻嶽嶠首鈎銀龜文
琢玉毫濡滄海之波蛟鯨鱗筆策展青雲之跡鸞鶴舞
賤抒思切利之天縱目無生之境心泉湧而不竭性鎖
關而愈寬實大覺之助華馥飛林麓豈寸靈之生彩光
印瑣珉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三

佩德記

縣令 錢國璽

余昔披輿圖潞澤形勝實居天下之脊以太行一山綿
亘而聳峙也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夫山之高而深者其
人必敦以厚山之遠而幽者其人必曠以遠山之麗而
秀者其人必雋而逸太行之間有玉屋焉有林慮焉有
紫團焉始兼備諸勝槩也自當篤生瑰異鬱爲名儒若
得班荆而遇其人誠一快事及謁選得上黨之壺關因
而交學博常先生夙昔登名山訪高賢之志爲之大慰
先生澤之高平人以丙戌高魁振鐸茲邑士之晉而謁
者光風霽月樂與講求娓娓無傳容昔精齋頭存風四

被矣月有課甲之乙之故士知研窮理奧砥礪行誼學
宮日就頽圯率庠之好義者經之營之廟貌肅然規制
改觀矣曾署長治庠篆模模範範亦如模範壺庠者不
忍日鬻序一廛而遺廬眎之也余於簿書之暇得與先
生縱談經濟窺先生之學誠有如記所云大叩則大鳴
小叩則小鳴豈易窺其蘊底哉乃知榱桷之材厥根孔
固澎湃之勢厥源孔深先生蓋有自來矣大父存仁公
以進士備兵榆林父行祚公以明經佐理姑蘇兩世功
績至今爛焉先生備九載政績上諸銓部銓部註上考
多士正慮先生之遷而去也會朝廷更制改度縣之大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三

者曰教諭孝廉任之縣之小者曰訓導明經任之壺關
小邑也例當改選先生雖未遷而已去也多士不能日
奉大雅之誨僉謀伐石以志不忘逮余室而請記之余
安能記哉雖然師之道得胡瑗而尊得陽城而親師之
尊焉容忘師而親焉容忘先生且兼之矣多士之思良
師與余之思良友不同誼而同情余又安能不記哉但
嘉言懿行未易罄述先生之不朽者寧藉此太行一片
石已耶先生名在號嶼斗

鼎建章公堰記

張瑞錦 臨汾人

志稱上黨居天下之脊壺關居上黨之脊天候早寒三

月始和多崇山峻嶺之區湖海渚夏秋大雨溪壑注著
奔雷挾日成石田行人以溪爲道終歲車轍馬跡非行
藻鳧雁可依止地脊民貧所自來也縣署在壺山之陽
龍峯蟠左神山峙右厥鍾靈異自漢三老首耆直聲迄
明四輔被召燮理暨苗太師侯司徒王荊州郭鼎元張
大史馬賈秦楊諸侍郎勲業文名奕芬史册屐推滿之
名邦近數十年來甲第寥寥識者疑之康熙十有七年
歲戊午夏六月恭值查侯下車軫恤荒殘極力拯濟三
載於茲課士息訟蠲俸重農粥饑弭盜凡養之教之者
一秉實心實政地方興廟靡不畢舉通國之頌神君慈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序

七

父已載道侯復念城隍無水有失毓秀利庾之義每向
余曰大易澤有水曰節無水曰困周公相洛必從澤潤
三壘宜聚之善今歲花朝侯招余步自東郊相度形勝諷
諸諸生父老輩咸言壺壻有水人多殷庶後開東港民
乃漸落正與形家言神合候遂視故道毅然獨任諏吉
鳩工離東港舊址數十武爲壻石壘一所計需石百有
餘丈時縣尉同君習正日督理勞瘁同僱工匠迸力不
閱月而告成堰西偏民地數畝侯念水積妨農出俸金
照券易之四城水道高下不一難以周旋更加濬壘石
橋下因漲勢而改淺濬自此西北諸秀川環滙城河而

東港有巨浸烟波之槩沙禽水鳥柳碧蘋青不數歐陽
醉樂之香泉萬斛白雲千頃矣美哉地脈淵通人文鵠
起澄波長注民利霞興將見慙獻考功諸名鄉累累若
若復見今日正自靡涯所關風氣甚鉅且遠初侯大修
文廟特建鳳山塔及此役也一切木石舟楫諸費工匠
夫役不煩民力日捐俸錢不稍懈尤見公忠獨介千古
名賢何多讓焉邑紳士氓群謳歌勒石名之曰章公壺
志所始也書載既載壺口治梁及岐神禹治水自吾晉
始考列史以水利治晉名者後鮮其人豈視同傳舍
他若楚叔敖之築芍陂黃歇之浦春申鄴令西門豹之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三

鑿十二渠刺史楊元穎之合肥堰又子貢陂六一泉以
別字傳呂公灘漁公陂蘇白二堤以姓傳皆千百年間
治水利而下民沐其澤者指不多屈今侯之盛事並垂
不朽是不可以不名不可以不記余晉人也可鐸於壺
猶壺之人也躬履上黨之奇目覩河流之濶溯水知源
詎忘所自爰因壺之人之請而爲之記侯名經號理齋
由貢監浙之杭州富陽人

憲中望五龍山記

牛 俊 邑人

歸南區山雄山爲最五龍次之五龍居郡之正南自稱
門望之如五馬奔馳而至形家謂爲一郡之屏障誠勝

纒也余開窗即見之其山凡五支起伏屈曲雲氣往來
草木從龍蒼翠欲滴胸明變化氣象萬千如賢主嘉賓
揖讓酬酢於几案間蓋五年於此矣客歲余友蘇雲盛
王六章曾攜榼提壺邀余登其巔科頭披襟長歌短嘯
飄飄乎有遺世之想年來奔走勞碌於塵緣俗務中邇
日始靜坐齋頭推窗一視斯山宛在頓覺煩襟盡滌頃
刻間驟雨如注瀟瀟可聽雨止日霽清風振林木燕子
飛天半鶯啼蟬語相間雜而山容益覺可人探壺中存
白酒數盞向山林飲之如立海上望方丈瀛洲不知身
之在人世間也迴思客歲之遊曾幾何時雲盛已溘先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三

朝露而六章又羈縻於外轉增悒悶雖然朋友不必常
聚也試觀之天朝則日來夜則月至何必日月共臨乃
爲快乎况六章每歸省必來齋中共坐窗下各以其所
領會於此山者相證而山之形態愈盡昔人所謂好山
宜與故人共也山距齋十餘里予或他適窓則不啟是
予有時而負此山然龍山之麓多名刹福地遊山時曾
懸數處及他便道往觀者亦數處彼一邱一壑雖極幽
邃之盛而山之全像竟於小窓畢見之亦快矣哉故爲
記

真人屯留人先世家陵川商微子之後姓樂氏父山寶
母楊氏感寶光而娠育繼母呂氏虐使二女嚴冬令採
茹單衣跣足而二女益孝謹泣血沾土苦苜皆生血斑
移家於壺之紫團山益陽里母又令拾麥無所得至羅
神山曲仰天號訴倏有黃龍垂引之上昇仙樂繚空天
香散路土人感其孝而得仙羣立廟祀唐僖宗時因巫
降言遷葬其親於櫻桃掌維時士庶雲屯財施山積卜
遷於櫻桃郊東坡鄉人酌酒於真人所以符驗俄爾旋
風起於墓所取石於古任村西山有白蛇盤護其下載
石時仙鹿長鳴卜地之日聞空中有悲泣聲蓋真人之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三

惓惓於親而默求寧順之也北宋崇寧間顯靈於邊成
大觀三年縣令李元儒禱雨立需遂以上聞政和元年
賜號冲惠冲淑元至元五年魏人郅朗宰斯邑請雨不
踰夕而足蓋自唐宋以來其誠應之載諸志乘而非兩
茫者如是夫守土之官爲神人主况二真人孝於親惠
於民所謂立德立功與日星比烈者是烏可不亟爲
章使人知所崇奉哉余故撮其要而垂之記

磊菴張夫子墓誌銘

杜又密

先生諱璉字維商別號癡翁其先滄水人始祖官於潞
憲卜居壺關高祖元靜公兩任少尹曾祖登仕郎進亭

祖令教父臨山世有隱德順治己亥二月十七日而先生生焉生而聰穎頭角嶄然雙眸炯炯光如點漆太老師翁甚鍾愛之稍長從景樸先生遊即先生之從伯父也先生既受業勵志勤學癸亥補博士弟子員甲子即食餼焉先生夙負豪邁之性不屑作模倣側媚態遇事敢爲遇庸鄙齷齪輩輒面叱之鄉里有不平事力爲人排解既而翻然曰吾俠腸傲骨雖不愧古人然固宜潛修邃養而無容狃於是也及辛未仲春遂設絳於吾家之淡園日與家世父先君子把酒論文相得甚歡後與諸先生聯時社其爲文渾浩流轉有韓海蘇潮之觀歲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三

科試輒冠軍庚辰春攜同人遊秦岱至曲阜登至聖之堂洎歸學益進而文日益有名壬午秋闈受知於內翰岳文江孫松坪兩先生同考官則絳邑宰楚黃盧紫潭先生也一時有賈董之目僉謂如斯人者洵不愧科名矣先是先生少孤受德於其伯父叙五公及叙五公卽世撫其子楚白教之誨之媚娶遊庠悉先生之力更可述者壬申仲冬先君子卧病且篤先生往視先君子把先生之臂諄諄以又密讀書事爲託先生慨然曰君休矣凡吾之所知者無不以教而子及又密入邑庠先生贈以詩有付託從來不可輕死生如一見交情之句嗚

呼密記斯言至今猶耿耿也先生幼失怙恃密未知其
事父母者何若然見其祭先也致愛致慤思誠之意見
於顏面卽在學館邸舍值先人忌誕之辰亦必焚香奠
醴拜跪盡哀亦可以想其事生矣先生既登賢書仍教
授生徒非公事不履公庭素不營生計祇以一經教子
不欲以多財損其志困有餘粟惟釀醇醪日延知己開
懷暢飲醉則長嘯高歌嗚呼此先生平生之梗概也密
得於親炙固不敢一語阿其好又其自叙云看榴關門
少婦不能施其誘同舍三宿佳妓不得汗其操此先生
往事也其他陰德慤行爲人不及窺者類如此所著有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三

留餘堂四書講義五經通鑑及諸史子輯要錄無力割
劖故未行世以康熙癸巳正月十八日卒享年五十有
五植行負才而不獲顯其用士論惜之配牛儒人夙嫻
內則與先生相敬如賓子昌裔邑庠增生以卒之年葬
盤駝村南原祖塋之次銘曰壺山有人厥德靡悔其文
珠璣其品金璽歲在龍蛇哲人其萎赴玉樓耶抑乘箕
尾其人雖逝其名不已爾昌爾熾施於孫子

杜母李孺人墓誌銘

牛俊

孺人姓李氏考某妣某氏醇謹有家法孺人生而端凝
幼承姆教言笑不苟動有圭臬而氣和量寬歸封公杜

與之琴瑟調和如賓如友當翁姑健在時孺人事之盡
謹飲用供奉不以談娣姒與娣姒共幾數十年毫無間
言封公治生計嘗往來燕豫間恃孺人無內顧憂故能
一意營運而家道遂臻饒裕厥後生齒漸繁一門之內
男婦三百餘各事其事咸稟承於孺人歲終不聞一詬
諍語雖析箸後亦如之當是時孺人已老矣精神強健
不倦於勤二子勸以少休孺人曰吾事不親理即恐其
悞身雖逸而心彌勞必目睹乃釋然我之所以勞其身
者正所以逸其心也爾輩勿復以言凡姻戚餽問之事寧
數勿疏具致其豐腆間有貧不能自存者尤爲加惠里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申

三

婦有所求必如其願歲禮家有婚娶事丐者填塞街巷
孺人以數釜給食命一力掌之及娶曾孫婦仍如前而
丐者寥寥孺人喜曰歲果豐耶何丐者之少也惟天能
養人人奈何作孽于天怒耶旣膺

誥封之後聚子若孫而命之曰吾家以農賈起得豐於
衣食皆 朝廷之賜也今又沐此殊榮吾何德以堪之
但願爾曹砥行立名爲端人正士他日縮一綸半綬恪
恭乃職是卽所以報也昔而子歲孺人年七十有五其
二子與其姪楫嘗徵文以佗賜至是已八十春矣將復
舉孺人不可曰福宜惜者宜止自封公歿長子

繼主生計每外出孺人欣然道之是歲又當復出孺人色悽然送至門淚潄潄下蓋慮其年高也俄染小病孺心動即歸卒不起屬纊時囑二子以後事甚詳以次乎男婦長幼一一敦諭之曰吾言盡此矣事務叢生豈言所能了爾輩其善體之遂卒嗟乎生死之際惺惺不昧計周於後言適乎理雖讀書學道者猶難言之而孺人顧能若是非其天資有過人者哉孺人生於康熙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得壽八十子男二人曰樞曰樸樞歲貢生侯銓訓導樸太學生侯銓同知孫男五人曰紹聖曰紹曾曰紹詩曰紹仁曰紹孔皆樞出曾孫二曰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三

維新曰維藩嗟乎孺人享既耄之年受甘脆之養蘭桂盈階
恩榮寵錫亦可以無憾矣以卒之年祔葬封公之壙銘曰無基厚壙弗克永久惟我孺人其德孔厚克順於先克慈厥後一堂四世綬眉壽
褒錫煌煌懿德維彰生也何樂沒也何寧徽音可嗣尙考斯銘

向明府修學記

邑進士

馮文止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邑侯蜀涪向公以文廟漏汚學宮頽圯蠲清俸倡修一邑士民響應至今年甲辰乃得落

以督修紳士以公之有成勞也咸謂宜記其事竊以爲
凡事必圖其本根而後枝葉茂學校者王政之本也古
之時道德一而風俗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爲學之
人也自王國以至黨塾皆建學之地也學爲君臣父子
長幼以化民成俗終身於其中而不去故凡養老習射
獻馘獻囚皆在於學其文則詩書禮樂其業則德行道
藝其法則興賢能戒不率以考其成而要其所以廣勵
學宮者皆使人各發其性情之所有使無棄其天而竊
其器非敝敝焉強人以不樂也當是時上以學養士士
亦以學自養期之也厚故有待用之材養之也深故無

必用之志無桀爲不可馴之氣而有臨難不可奪之節
士習端人心正禮樂興此二帝三王之傳所以若合一
契也至周衰龐言起而道術紛

夫子以生安之資倡天下以學學者至今宗之然先聖
先師昔無定位故釋奠之禮有合而無尸後乃更先聖
爲至先師仍之專祀

夫子配以四子十哲而祠先賢先儒於兩廡道統歸於
一學校之制於是爲大備但唯釋菜釋奠春秋行事其
餘政令專制於有司雖有廢缺視爲不急之務是以吾
壺學校經百年而未治公下車卽以修復爲已任李庶

於成可謂得爲政之本矣夫事得其本則末無不舉况
學問之出於其天性哉吾知一時學人必有蹶然興起
者夫言學始於說命言性始於湯誥雖曰性道不可得
聞然其貴於物者可知也自後儒信道不篤以仁義爲
外樂以禮樂爲強世之具此適爲暴棄者藉之口耳故
吾願與一邑之士尊聞行知返諸性命學之久則其天
者全而其器利同之以仁則不操尺柄天下之事煬然
如切肌膚焉習之以事則不出堂階天下之事瞭然如
在指掌焉上以儲

國家之用而不戚戚於窮通下以副黜陟之望而不管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三

營於溫飽將視於學而士皆良秀觀於鄉而戶敦孝友
道德一而風俗同庶幾乎古人之學至今在也我旣嘉
公能得政本又足以廣一時樂學之心於是乎記

章公堰改修石池勸捐序

邑令

李元鑑

壺邑之有章公堰自康熙二十年始也章公宰是邑體
察縣境刑勢迤東西而城壕東北隅控扼西北上游夏
秋大雨時行汗漫奔騰兼環南超北之水而翁受之以
漑注於震方形家謂乘離應坎文運於此焉啟而水行
所軒聚宜設池堰爲關鍵上流不竭斯下澤不枯一邑
之肥瘠均托命焉章公毅然起而作堰當時賴之一修

唐公再修於宋公享其利者百餘年矣顧以歷年久遠石堰沉埋淤爲平陸

龍神廟之簪峙於堰上者亦漸頽落故老登臨徘徊嘆息雖地運有虧興抑亦守土者之責也余蒞治七載無一善政可以惠民採訪輿情甘棠斯在竊擬追尋遺跡展堰城池常懷之而未敢發今歲秋成豐稔爲數年來僅見之歲爰延衆紳耆而告之以其意咸以無廢前功爭先從事乃議吉於月之十三日卯時興工是役也工鉅費繁估計一萬有奇余與同寅諸君子請於郡憲懇恇力捐俸猶不逮十之一爾都人士其各追思章公立堰初指好義樂輸共襄斯舉庶幾有基勿壞風脉固而四民世世蒙庥也哉

述堰池記

丙辰秋九月望日章公堰改修石池成名之曰述堰諸紳士請記於余余辭以弗文旣而思之自癸丑秋承郡尊命鑿是池其間始終難易若有天意存焉非人力所能強余將記實事以詔來許其何可以弗文辭始廢堰之議改池也席下池浚深澗彌望制棟凡百草制估需工料費不貲城石數色一月紳士還報四鄉捐四千餘金在城四約亦捐二千餘金司事之自備資斧者不

在此數而余公暇勸諭垂二年共加捐伍千餘金噫民
力甚難竟樂輸如此按修池之法慎防滲漏宜底厚片
寬用紅土八九寸一二勻鋪三寸許每畝二人執鐵
鍬前平土一人舉石杵繼進十人舉小火鐵杵循次輕
重疊碾至寸半結寔爲準仍加石杵整理參錯層層鋪
碾如前法故成一池碾工費多而紅土費尤多始自韓
村購買道遠價昂猝不易致司事者憂之甲寅春三月
穿土二丈許及堰舊石基基盡越五尺忽得紅土六七
尺二仙廟東南置地九畝先亦得六七尺於是碾堤
碾渠碾廟基終不可勝用矣大池在東距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四十一

龍王廟石橋水口三丈墮於南北岸始議築兩園余竊
以爲小夏六月望下園岸石甫鑿竣大雨河驟至水溢
土岸崩工幾廢窮日夜溝橋下決水南北涸出地開廣
乃可築三壘而池益大雖然泥濘可淤衝激可壞也乙
卯夏四月於其西築兩園小池以澄清之而於上圍圈
東西橋洞各一以通水又西跨橋洞則橫石堤捍禦之
又北環池則引石渠分殺之堤渠並致閘枋蓄洩之猶
慮經理無人弗能久也秋七月重建

龍王廟廣而大之規與池兩爲三十四里公所俾永久
無斃焉是池也始於乾隆五十八年成於嘉慶元年歲

凡四改費逾萬計在工可掬二十有九人襄事九十有
三人或始之或終之咸棄家務不辭勞怨匠作墉工日
以一二百數指揮彈壓賴有縣尉其主持而提挈之者
實惟郡尊或進曰池成若斯其難述堰云乎哉余瞿然
曰鄉城踴躍不言同然紅土應時陣雨擴地是皆天也
蘇文忠公所謂歸之太空太空冥冥歸之太守太守不
有者予敢貪爲已力且壺邑居上黨之脊山高水缺章
公作堰慮周蓄水豈徒風脉今池猶前志也作云乎哉
爰歷叙始終難易大畧附記命名之由若池淺深廣狹
堤築廟工別詳於圖故弗復贅云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聖

補修廟池建南石岸記

教諭

張惟忠

壺邑章公堰創自康熙歲之辛酉閱數十年重修於詹
公又十三年修於宋公厥後李公戾止相其陰陽度其
形勢因舊址而恢闊之規模始大備碑載甚悉毋庸贅
述而池之南岸土高數丈每遇淫雨土解池淤爲害匪
淺彼時李公即欲修築乃有志未逮而陞遷豫省不無
缺畧之憾焉比來年山水漲溢而堰又衝決矣廟之東
廊坍塌殆盡牌坊亦就傾頽雖物之成敗有故事之興
廢有時其有待於修葺者不又急乎嘉慶六年我邑候
程公來蒞茲土百度俱新謁廟之餘觀

神居之不壯念池堰之將殘不禁竊有感焉曰興廢舉
墜我之職也此堰不修其圯愈多其費愈大其遺累於
壺人者亦非小也因與少尹賴公捐俸首倡更屬公董
其事公亦不負所委日夜勤勞罔懈而首事諸君子各
相勸勉慕義樂輸動勦恐後於是卜日鳩工以甃以築
傾者正之朽者易之塞者疏之闕者補之一時池堰門
廊牌坊煥然一新而於池之南岸尤加意焉外則砌以
青石內則築以赤土不數月而高壑倚雲層臺拔地較
昔倍覺鞏固矣夫堰之修也宋公去詹公十有三年我
公去李公亦十有三年豈造物仁愛斯民之心必待我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望

公而後補救之耶抑何前與後之適相符耶工成之日
闔邑紳士者庶咸請製文勒石以誌不朽余忝司鐸弗
能以不文辭因撮其始末而爲之記侯名安字勉之號
敦夫安徽和州含山縣人賴公名桐字鶴臣號竹農江
西寧都瑞金縣人寄籍順天脩書諸石

重修永濟橋碑記

舉人 王選齡 邑人

仁者以濟人利物爲心利濟在天下者仁周乎天下利
濟在一國者仁周乎一國利濟在一鄉者仁周乎一鄉
故雖鄉曲之中克盡其力之所能爲分之所當爲皆可
以利濟於無窮常平村在壺邑之東北山河環遶每當

夏秋之間水之自北而來者汪洋震蕩勢甚峻急村之東有永濟橋邑人秦公學珍獨力創修工示及竣數十年來上流衝突舊石漸傾溝區益深塗路益狹雖架木爲橋以通往來而險阻艱難時有臨崖而返者矣己酉春村人公議重修設法募花度地權勢經之營之削高岸之士以填深谷而道路之傾者以平取他山之石以築圯堰而水勢之渙者以聚於是向之崎嶇險阻者今且遵路蕩蕩矣向之徘徊顧慮者今且履道坦坦矣是役也歷時二年餘費貲千餘金董其成者村人蓋之功程敏韓天章韓景文等併心協慮始終其事可謂樂善不倦者矣在昔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茲役之成值十月之期何其適於古台耶將行旅往來莫不欣歡忭舞幸危者之易而爲安也其利濟乎人者豈特仁周一鄉已哉爰因其請而爲之記

增修永濟橋碑記

邑庠 栗祖望 邑人

橋之爲言趨也其勢矯然也說文曰橋水梁也又懸繩渡曰絙橋至劈石磴而爲之則曰石橋壺邑常平村有永濟橋固一方風脉所關實東西行人之通衢也粵自

乾隆五十五年重葺廢者修之墜者舉之新砌翻井爲蓄勢洩水計卽爲橋梁鞏固計也迄今數十年來經大雨滂沱溪水衝決漸次傾圮不少坍塌往來途人每望而心惻焉嘉慶二十一年維首蓋景智關壘慨然身任努力修理復捐四方貲財共勦斯舉翻井南邊創立墻墉以圖久遠復改修碑庭以避風雨飄飄庶車行徒行攸往咸利而前人之經營締造可賴以不墜矣至於以利濟雅意永遠而裕久遠之化則補修之功未始非濟衆之一端也工程告竣勒石永垂以誌不朽是爲記

重修黌宮暨文昌宮落成碑記

邑令

茹

金

漢陰人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器

嘗考學校之設三代以前存其名而未詳其制自漢始詔天下郡國皆立學唐宋及明制漸詳矣至我朝文教昌明制尤備而典益崇上以釋奠

先師下以育養人材其立意至深遠也况壺邑爲上黨名區山右材藪三老四輔諸賢彪炳史冊者代不乏人則學校之廢興所關不尤重乎然而創始難善後亦不易余以戊子冬來宰斯土甫下車首謁

聖廟次及

文昌宮見夫殿廡門墻巍然煥然竊歎前人之修墜舉廢誠有先得我心者詢諸藻香張公公曰此非余一人

之力邑中富於財能於事者咸與有力焉壺邑巖宮自
乾隆四十七年重修迄今四十餘年規模雖云完善而
由兩廡各祠以及泮池戟門諸處風雨飄飄俱就塌損
以圓橋觀德之地爲巷閭徵逐之場甚非所以光俎豆
勸風俗也商諸邑人類皆踴躍樂輸鳩工庀材計捐金
九百餘兩飭士以磚易柱爲石闕二載而工以告竣向
之蓬蒿滿日者今則芹藻芬香矣向之剝落不齊者今
則金碧輝煌矣頽者峙傾者興培持風教守土之責余
今而後庶可告無愧於壺人歟噫張公之言固云善割
始矣然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善後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五

之謀余方惜有志而未逮繼而督工者請於余曰巖宮
之修不勒諸石無以勸善爰與邑紳南村申君謀捐貲
以紀其事而問記於余余愧弗與其事而念張公謀事
於始邑衆成美於終均宜垂諸不朽也爰舉得諸耳目
者敬撰鄙言襄成盛舉俾邑人瞻斯石也念先事之維
艱思樂善而不倦於未竟之功與有待之舉從此次第
而成新之應

國家樸樸之休導人文蔚起之路小大從公爭白琢磨
彬彬乎以與漢明諸賢達後先而輝映則巖宮創始與
善後其功所係豈不鉅哉余不敏竊願附叙君子之後

焉是爲記

重修天池村 后土廟 關帝廟及建 魁星樓

各社工碑記

進士 申 瑤 邑人

禮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註大夫不待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若今時里社是也孔疏周法百家以上得立社秦漢來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也律載義社註云以時所報者其亦前代里社之義歟壺邑北鄉天池村舊有后土廟以歲時盼蠶暨事之隸於眾與村有營繕咸集議於此又呼爲后土社云廟正中爲后土殿東祀五嶽西爲廣生祠次祀羣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吳

神大殿兩翼有夾殿其創置蓋均在元明以前東夾殿肖像祀純陽真人則始於乾隆三十一年余能記憶矣各祠續修年久牆壁多脫落廟門上築樓滲漏特甚村西頭

關帝廟蓋瓦並多綻裂鄉人展拜各宇下者恒惴惴焉虞不克襄事因集眾議脩坐次語及吾鄉居此土已久前世率力農商之業百年來漸知嚮學每歲時祈報及偶有水旱疾痛顯請有所而

魁星尙無專祠殊無以策勵青衿仰副

鴻飛導養羣生不遺鄉曲之至意泉噴唯唯然建祠先

須墮地且與廟下一時並舉尤難歲事乃繕疏分募聞者踊躍遂於嘉慶己卯夏開工采飾殿廡及餘房共三十五間揭窳關帝廟一所樂樓三間村東南隅建魁星樓一座工將告竣輸貲者方殷因於廟背少西購石池一又西百步許甃石池一廣深倍之所費坐有支細蓋以稱貸賴捐金有續到者繼首又各竭力交濟故零星工程於道光八年春杪始訖村素艱於汲至是無載渴之患仰邀神貺羣情大和維首以衆善不可沒欲豎碑社中勒名其上囑余記之竊社之說不一俗咸卽廟爲社而以祀后土名社與古里社今律義社新報之旨尤合里人世蔭茲土遭際昇平服先疇而食舊德尤宜各務修本業庶薦馨無愆得成民致神之義也故爲之記其概如此此舉倡始者瑤同懷弟附貢生珩同事者介賓增廣生王化南鄉耆王之和里民張言興也例得并書

重刊元余忠宣公青陽山房集序 申 瑤

余校刊名愈憲任復菴先生集已竟復校元余忠宣公青陽山房集付雕蓋夙志也余少讀史至危素屢覽輿輿事輒祈嚮忠宣公不置嘉慶丁卯銓授廬州廬公乘梓地公故讀書之青陽山在焉壬申調官安慶則以公

志致命之地也公裔孫之在安慶者存有青陽集本
癸亥廬州守張君祥雲曾刊行之道光辛巳張璠率陳
祥熊兩廣文再刊於松江江淮間往往有其書北方之
學者向多未之見也公全家殉節論者以比曹卞蓋其
障蔽江淮比諸唐之張巡然駐陽以孤軍倚角旋成克
復之功公血戰六年而卒無救於元社之屋豈果功有
高下哉當以公能爲張許而同時無李郭故耶元史稱
公詩體高視鮑謝宋金華稱公篆隸皆精緻余謂公亦
原本經術勁達而不苟作蓋亦不減虞伯生而揚諸
少亦爲節義所掩耳余讀青陽集悲公之遇壯公之節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吳

而所最不釋者兩事一上賀丞相書賀當時所稱賢者
公感激知遇慷慨披陳以求濟師撥亂迺四上書而迄
無一應卒至援絕潰陷幾與賀蘭進明之嫉巡遠書等
意賀公必不至此豈其時路多梗塞前一書以廣陵道
阻而還餘或亦未能達耶抑時事孔棘賀公亦左右支
絀或其身輓跪匆匆無暇及此耶一與危太樸書太樸
與公同以文學負重名預修遼宋金三史遊處甚習當
其侃侃批鱗義形於色言事不報棄官歸隱房山豈不
毅然烈丈夫哉而迺遇難遼巡委蛇朝列卒爲明祖所
終詔謫和州爲公守祠始同臭味繼乃霄壤何也孔子

論仁必基於審富貴安貧賤而後能極之造次顛沛以無違於終食之間昔者管幼安寧子魚皆東京名士華且龍頭也而流芳貽臭不可同日語此其相判不待於管之辭嚴詔華之掉后髮也蓋自其擲金壘上之時而優劣已較然矣吾特附論之以質世之讀青陽集者時道光四年歲在閏逢涸灘病月上澣五日

明僉憲任復菴先生山海漫談序 申 瑤

自古操觚之家眾矣往往雕琢肝腎奈無當於不朽之業惟忠孝之人至行淵默不必汲汲思自見於天下而時會所迫動於其中之不密已遂以協人心之所同然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四九

雖一時不免齟齬之者而其究也聖人復起而不能易如吾郡明僉憲任復菴先生弱冠恂恂諸生耳其題書壁上一曰營私者無上虧行者無親止兢兢然斷完爲子爲臣之分而已非有卓起之行以求異於衆也即釋褐畿輔三宰劇邑亦未嘗芥藻其政以務赫赫之名也遂佐郡吳中倭寇內犯正值文恬武嬉之時當事者方縮手汗顏先生獨投筆而起以書生提弱卒親冒鋒鏑決死生於蒙衝颶舶之中家人惶遽涕泣牽衣而慷慨訣別義不返顧旣而繼浪潛息幙府上功先生則銜恤陳請力請不俟終日此豈關於利害之塗而趨會哉

與人殊哉一權於義之所在而獲於中之不容已也先生所著山海漫譚皆宦直隸時及海上醜酒橫梁之作其平倭紀事則身後紀戰伐之功多吳人題詠翁憲祥合刊之序云得之先生鄉人吉侍御而刻於吳中者乾隆丁丑間吳中蔣時菴侍郎以提學按潞詢郡中有無存本同郡庾氏兄弟得遺稿於先生裔孫爲之刊行歲久漫漶先大夫欲重刊之而力不逮曾諄命不肖兄弟鄰余移守吳中到郡首謁先生祠祠尙完好吳人歲時每有薦奠者與語嘉靖年倭來犯郡男婦爭命閭門及公殺賊海上事父老往往爲泣下計先生宦吳距今已

近三百年而尙爲人思慕如此此自其功德之在吳而亦忠孝之性固不約而同然乎先生歿後頌功者以蔭止外衛缺於易名惜其功高酬薄願余觀明世宗之朝一時經營倭事如李天龍張邦輔張經徃徃有戰功可紀而張經罹重辟張邦輔嬰謫戍李天龍後雖得諡其先亦下請室大抵皆失貴臣意耳先生旣秉正孤立內無與援而鞠躬盡瘁所謂求仁得仁者也成敗利鈍且所不計而官之高下蔭之厚薄謚之有無又豈足爲先生憾乎或者又以先生三十八得請越二年卒於家惜其年之未永嗟乎人非金石不朽之故豈關壽夭嚴分

宜固當時齟齬先生者青詞始進不能守鈴山水雪致
後人有彥回壽考之慨孰與先生之得正而斃乎則年
又非所論也乾隆三十七年

詔購遺書晉撫以山海漫譚進呈提要中特標其功伐
而推原於忠孝仰蒙

磨覽得刊四庫此正子輿氏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
也從此而潛德遺烈長與日月爭光矣此集吾鄉及吳
中板均已喪失因重爲校刊恭錄四庫全書提要於簡
首並補列明史本傳俾後之立言者知所本焉時道光
四年歲在閏逢涖灘陽月中澣二日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三

李葦莊制義序

丁丑春余由吳門展

申 瑤

觀北上乞假過里中亡友李葦莊之子伯勳來謁葦莊
者以制義聞於時余久與同筆研幼即兄事者也故急
詢其遺稿越日伯勳持手錄本來余攜以來南甲申養
病皖上乃能校而刊之初葦莊與余同應童試繼同試
諸生丙申同肄業郡院師事壬辰進士武安楊又山先
生先生工制義能剖析天崇

國初名家源流又究心唐宋八家古文法葦莊文少即
工整得楊先生指授堂廡漸闢矣先是甲午乙未間余

國機元佩行僧余負笈習陽從常熟換太史園公先生
遊丁酉余兄弟及葦莊並其兄攀月同赴省試試均報
罷兩兄以家計返里授徒命兩弟留省肄業時園公先
生以當代名德久主講省院三賢才俊之士輻輳其門
先生獨擊節葦莊之文葦莊亦益自磨厲潛研

欽定各經而尤寢饋於周禮左氏傳手自繕錄由是其
文益春麗鯨鏗一時少輩矣葦莊連不得志於省試余
已亥倖提旋黜於南宮則亦各館里中館相距不二三
里不數十日輒相遇過則各質所疑如是者數年癸卯
余奉先大人諱越歲而有幽憂之疾延醫診視不效自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檢方書調治亦無驗葦莊以書見規曰頃過侯似無大
恙不過因閒生悶因悶生疑耳掃室默坐常令胸膈無
宿物暇則散步曠野取得意詩古文辭朗吟長松巨石
之間疾當自解若拘拘較量寸七母乃焚神明而益其
疾乎余得書瞿然疾旋已余既屢格禮闈不喜豐縟
絢爛之文微叩之葦莊葦莊曰士之得圭臬於先正也
猶其受業濡於朋友也彙前輩文之典實宏瞻者朝夕
枕藉焉而微渺淡遠者姑置之耳日日習性情自化矣
焉之中有實德而隨事規益如此戊申葦莊舉鄉試第
二人己酉以兄有微疾遂不赴會試葦莊幼孤山其

兄督成之故相友愛如此其後屢赴會試不見錄不憚
益張而文乃益深細靜穆從容命中格律又一變矣已
未君被放出都適余亡兒青麟方嬰危疾倉皇握別相
顧失權不日乃更得君保楊驛舍告逝之耗嗟乎以葦
莊之才竟未得少見設施既艱一第復窘於年弔止蒼
蠅魂遊旅館則信乎命之窮而理之不可解者江干兀
坐檢校遺文百感交集回憶破帽蹇驢突烟黃薺聞鷄
起舞耿耿若昨日事然葦莊墓門宿草已二十有五年
而余之身亦將老矣爲序而刊之以復於伯勳並貽同
學諸子焉葦莊名一楷字端臣壺關縣優貢生戊申舉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三

人所居宅西葦叢生因自號葦莊云

邢家掌村創修 關帝廟碑記 貢生 王華浙 邑人

古今廟祀之隆無如宣聖宣聖而外厥惟

關聖帝君帝君之廟祀較宣聖更夥當漢季鼎沸帝君
奮其神武以撥亂反正勲業著當時聲名傳後世威靈
顯赫津津掛人齒頰雖婦人小子無不共知之然人之
知帝君者第知其武功之著至其文德之原於宣聖或
未必深知也宣聖以素王筆削著爲麟經帝君潛心玩
索深識皮裏大義一一見之躬行素王借魯維周帝君
借照烈扶漢誠可謂心尼父之心矣是其文德以武功

而顯武功實以文德而愈彰也不然即號爲萬人敵亦不過溫侯都督者流耳烏觀所謂正氣凜凜塞天地貫古今歷千秋百代雖死猶生而血食無窮哉或者猶疑之謂夫帝君將才也非文士也以帝君稱其封號可耳乃儒者尊之爲聖賢親之曰夫子是何說也余因竊取前人之意而論定之曰以帝君心事一一符合聖賢不特漢壽亭侯一宣聖春王正月之意也其不死曹兵之圍一顏淵子在何敢死之心也其降漢不降曹一閔子不臣季氏之心也而且大破黃巾一曾子往千萬人之心也效死荊州一子思不去齊魁之心也使得問道漆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吾

泗品豈不在升堂上哉或者又疑之謂夫罵權絕婚詞語太峻輕賢慢士所以取敗不知曹權諸人原貪利不顧綱常者帝君胸次高潔眼界清朗安得不以族類目之且糜芳傅士仁乃狙詐小人原非賢士安得不輕慢倘大儒若武侯者自將改容禮之矣孟子於戰國諸人或目之爲乞墻或目之爲登壘或目之爲妾婦穿窬帝君之罵權絕婚輕慢糜傅亦是浩然正氣發露於外不可不謂一孟子之胸次也經學信孔氣魄類孟而心事又符合顏閔曾思羣然而聖賢之夫子之夫復何疑先儒於帝君讀麟經圖題一贊曰秉燭達旦掛印封金義

理之勇聖賢之心游神管史尼父知音比有血氣莫不
尊親萬年俎豆吾道常新是誠足以狀帝君矣其廟祀
也固宜然帝君廟祀之夥遍於寰區無論通都大邑祠
宇輝煌卽遐陬僻壤山居陋巷亦皆戶祝維謹如覩其
凜凜之英風况帝君爲吾鄉之解州人同地相接而有
不曠世相感者乎如邢家掌村落雖小懿德之好則同
鄉民感帝君之靈欲崇報功而棲神無所廼於村外隙
地計一畝餘公議維首數人董理其事剪除茅茨經之
營之捐貲三百餘金富者輸財貧者出力創建帝君廟
三楹左个右个東廡西廡一時並舉飾以丹雘崇以亭
臺凡五閱月而告竣落成之日父老問記於余余卽以
帝君之德之感人者告之知帝君之深識宣聖而後人
之所由以深服帝君也爰爲記

大河口村重修求子閣記

舉人 侯祖錫 邑人

左傳叔孫豹之言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其次有
立功夫立德立言者尙已若立功之說正不必窮高極
遠以誇侈博也卽隨時隨地而有其人焉要在吾力所
能爲與夫衆心所欲爲者而克爲之則亦可謂之立功
若吾邑求子閣之建豈非所爲立功者歟夫求子之事
自古有之禮所謂祠於高禩者是也吾邑素無禱祠祈

求之所村人祈嗣者往往走數十百里以爲常閤者邑人王君鳳舞之所建也其南向者爲求子閣其北向者爲文昌閣王君昔艱於子嗣今年過耳順而璫環瑜珥稱其佳兒者有四人焉宜其善念之感而獲報之速有如是矣余與王君爲葭莩親聞有是舉心竊躋之始而詢諸里人則曰經營之始基之矣次而詢焉則曰勤垣墉塗墍茨矣又次而詢焉則曰勤樸斲塗丹葺矣至是而金碧輝煌煥然偉觀焉蓋始於嘉慶二十五年庚辰而成於道光元年辛巳其間未浹歲耳非其志之專力之勇而能然乎約計磚瓦木石之費共錢九百餘緡工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五

匠備賃之費共錢六百餘緡繪塑彩畫之費共錢一百五十餘緡其出於王君之囊橐者十之八九出於眾力之捐輸者十之一二也閤成屬余爲記余因爲之叙其顛末如此襄其事者爲邑人原文炳趙克禮王暢王适由斯以往將見繩繩振振咏螽斯而日新繼繼承承紹家傳於不替皆於此舉培其基焉是爲記

西柏林重修

北極廟記

貢生

王應鳳

邑人

衛縣治之南四十里有聚落日柏林明翰林張公邦敷所由自號爲西林子也西林之西自佛耳山迤東望許

縣惟巒山亦號松峯其巔有古廟巋然

紫微祠也年久圯即建始披剔遺碣白金泰和元年元
元統二年及明正統十一年屢有重修之舉而址基仍
舊未經恢廓迨宏治壬子年間更加葺補而規模漸敞
參政寒泉公爲之碑記題其徽號曰北極紫微大帝云
夫北極者天之樞也樞之下無星處謂之辰故亦謂之
北辰與鈞陳第三星相連而成其位焉紫微者帝星也
帝星之屬凡五一太子三皇后四庶子五曰天樞而帝
星居二與鈞陳第六星相對而懸其象焉由是言之似
北極自北極紫微自紫微不得合而爲一神矣雖然北
極者紫微之極也言紫微而必係以北極所以尊紫微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七

也猶洪範之稱皇極焉云爾且自左樞右樞以及上承
少承左右垣十有五星皆得以紫微名則北極之名以
紫微也復奚疑其稱大帝者何在天之神惟上帝爲至
尊紫微爲上元中宮衆星環拱有萬民趨附之衆故配
上帝而特稱爲大帝也雖魁星亦稱北極而列於紫微
垣外固不得與紫微而並尊矣據楊秀夫舊志迄今蓋
三百餘禩旣斃傾頽丹青剝落維慮久而且圯父老聚
議其事咸曰是役也即問之松峯可也於是鳩工伐木
擇日經始以修以葺中爲紫微殿三楹拜處三楹殿之
側翼以角殿各三楹東爲眞澤祠西爲聖母祠角殿而

下爲東西廡各十二楹自中而南與正殿相向者爲舞樓舞樓下爲山門三楹起紫微殿及山門髹以金碧煥然改觀因其舊也舊制外新所創建山門前出厦三楹左右角門各三楹東西串樓各三楹樓之外翼以鐘鼓一楹拜庭傍爲東西小廳各三楹山門外月樓一所環以花墻以石爲欄紫微殿後爲先師孔子殿殿之下東廳三楹西廳三楹自西而北爲敞棚八楹又自北而西爲山房五楹起正門及山房經之營之黜之聖之創其新也合而觀之或因或創功始於乾隆五十三年春費金四千七百三十有零於五十九年九月告竣越嘉慶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五

九年甲子秋梓材杜公永壽張公世勳楊公磐石楊公問記於余余弗敢違請公之簡又思夫勝國時吾邑中固多顯者而人文蔚起後先有美夫有盛於西林一村者也閩邑乘及匏齋公友松亭記乃知故明先進以廊廡爲書舍爲俊爲秀咸肄業其中如能奇之父子河洛之昆仲凡三百餘年聯翩而上者無不發蹟於紫微祠焉又豈特郭子翔借笏一事然後傳爲北極靈跡也哉文成之夕斗轉參橫仰見紫微垣帝星爛爛光照鸞山知神靈呵護之區必有偉人迭出克紹前徽以上建天賦而下爲松峯吐盾也時嘉慶九年重陽前六日記

西林鸞山有廟焉蓋古所建

紫微宮也峰迴路轉迤邐而北見有荒磯縱橫則古
存焉捫蘿剔藓伏而讀之乃知山之石礎綿亘東西
其村杜氏所修而碑其表記也夫修路有碑亦事之
果奚爲而異之蓋此碑之勒泐厥由來乃漳源馮公之
所書東山馮公及諸名士之所詠也嗟夫記事載言允
矣鍾王之筆歌功頌德居然李杜之章脫琅琅無恙篇
什長留不且與高山流水同壽千古哉無何文成珠玉
半消磨於苦雨淒風字繞龍蛇晉埋沒於荒烟蔓草乃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堯

知人事代謝往來古今雖响屨奇文燕然古石不能不
寂寞於一時則此碑之見厄固亦時勢之常無可如何
矣顧徒爲惜之而不能安置之情猶虛也當是時郭公
厚菴適帥此山余從過訪之餘偶語及此公遂引爲已
任同社詩友捐貲濟美者則峪鎮之侯鳴皋郭英立也
東林之馬正始本里之楊蔭溪也雖然覩遺跡而感素
心者志之所同興土功而勤荒度者才之所短於是商
之社約而常公玉箱原公壽仙等亦皆好義人也不辭
驅理之勞更益捐輸之力功不踰月事已告成顏其額
曰仰止亦足以見景行之志有同然矣且夫遇合殊途

入於此者其與非常之遊也鳥道於以磨遠今
無意之經營鴻文因之不墜事雖不同情則一也
以往人之登斯山者觀先賢之遺碣常臨古帖數
曲徑之草亭爰勝浮屠七級則是亭之建固所以先
翰亦所以庇行旅也是烏可以善小而不爲哉時清和
月望日記

西林杜氏創修塔河坡記

真生 平天統 邑人

功無鉅細隨地可施德無窮通因時皆著待時而有德
擇地而建功此怪夫之所私是而儒者之所公非也

聖天子在上無偏無陂四海普蕩平之樂遵道遵路

重刊縣志

卷九 藝文中

本

衆遍視履之詳極之通觀大邑表垂道擇固勤莫麗於
良有司至於窮谷深山蹊徑往來亦勤乎除於鄉善士
滄河坡與劉家腦者太行之脊羊腸之巖也雖非秦燕
通衢寔爲晉豫便徑齊雲千尺高若虹懸拔地百尋曲
如廻轉夏則山霖崩圯冬則泉雪迥凝行者每嗟布德
之無人而恩施功其誰氏自西林杜氏素兆世家司贊
建中大學素庵文公鄉貢維舟司馬作範繼梁詩禮相
傳咸知觀我而觀物咆與爲量各識達已而達人慨茲
驅旅之艱難爾維工爲補葺琢石剝崖懸乎冬夏繁
埃初壑訖於東西險阻旣平車馬公高而息危澤於日

闢負擔臨下而罔屯功斯鉅矣德焉窮哉然而經之者
之雖昆仲之學畫不少若夫廻左廻右實作範之宜勞
爲多此又一時所共見而又與茲地爲永傳者也然吾
因之而慕者復因之而感矣夫括囊爲守懷實自私觀
蹶躓之當前憚煩一手任崎嶇之載道誰慷千金建中
諸公體仁人爲雅懷隨時著德廣施濟之宏量因地敷
功上輔

朝廷蕩平之治下闢斯人視履之觀豈不與高山而並
峙流水而同長哉紳士牛天佑耆民石生蕙張海祿僧
源浦等恐口碑之易湮請勒石以爲記遂記之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空

濟旱池碑記

張步載 邑庠

聞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是之謂不朽蓋德之厚者時
歷久而必發功之茂者年雖遠而彌光未有終於湮沒
而不彰者也我固鎮舊有土河一區東北倚龍山之峻
源之所自來也西南還淘清之河流之所由歸也盛績
所存萬姓汲飲於斯焉第基址雖具而蓄水易洩根底
未堅而移時輒涸每屆冬春之際輒有乾渴之憂家負
甕而銜渴戶積雪而藏冰男婦老幼每歲苦之乾隆五
十年間先輩諸父老同興修池義舉蓄錢糧備材用如
是者蓋亦有年至嘉慶元年興工閱五年告成計費三

千餘金買土運石鳩工庀材經營盡瘁畚鍤齊與其形之雙也象若合璧其淵之深也築以重臺中有石梯券道上列門戶欄杆爲水簸於巽隅備蓄潏也修石渠於乾方防衝決也西修影壁固元氣也東移舞樓廣市場也迄今三十餘年樂汲取之便無旱乾之嗟蒙其休者習爲固然蓋先德之湮久矣自道光四年有維首諸公緣池南岸傾頽重爲修葺因綜前後姓名備勒諸石非誇美也惟恐代遠淤塞後之人將無從而觀感矣此序

補修奎樓碑記

贊生 王華齡 邑人

邑城之巽隅舊有

奎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奎

魁星樓一座上聳雲霄俯臨燕水鳳嶺峙其東巖宮接乎北所以肇靈秀培科名前人之創修意深遠矣道光乙酉七月大雨如注燕池之水漲溢數丈樓前磚岸與樓下石臺浸潤倒塌樓上四柱空懸無所附麗其危險不啻千鈞一髮而卒不至傾圮者咸謂冥冥之中若有神佑焉邑令張勘驗急命修理衆工俱有難色蓋恐杵聲震動不免棟折榱崩之虞再三籌畫用大木將四柱撐持鉄索拽出城外以大鉄搬揜之然猶未敢築之登臺也搜尋根柢內則盡燒以磚每磚一層用灰灌注外則多脩石料自下而上層層積累較昔之石臺其高數

儲岸有所輔不至外傾覆之基址蓋以鞏固舉之聳然
屹立誠一邑文風之冠也因念此樓創自前人迄今四
十餘年當日辨方正位奔走捐輸舉凡土木金石之工
不知若何勤勞今復經好善君子踴躍從事俾得巍然
煥然不日而成倘非書而志之其何日啟人文崇祀事
使後之留心風化者有所藉以興平時同事者余與介
賓閣檀牛宿庠生閻處芳是爲記

壺邑考

貢生 王華齡 邑人

壺邑在古爲黎地晉併嬰兒則爲晉地韓趙魏三分後
始屬韓後屬趙在秦則又爲上黨郡地也舊無爲縣名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壺

自漢呂后立孝惠後宮子爲侯國始稱壺縣後以地有
壺山口因險置關又稱爲壺關縣地宇峻絕覽輿圖知
太行爲天下之脊讀壺志又知上黨居太行之巔而壺
邑復在上黨之最高處當日左通岱恒右連畿函南接
汴北馳燕趙固圍重鎮空制扼弭故說者稱爲虎豹金
湯歷唐志金志通輿地形志悉載之則地之險要可知
矣漢魏以降晉與北魏後魏隋唐忽都忽縣廢置無常
今之治實自唐貞觀七年從高望堡所移彼時猶設令
丞各一員教諭一員訓導二員至壺口故關早入黎城
卽今之吾兒峪移置東陽者明嘉靖七年因平青羊賊

隴州爲府割壺邑東郡置平順縣十年又置長治縣壺
邑漸成叢爾矣雖乾隆二十七年裁平順縣撥還壺關
地十里較通志所載長治即隋唐以後之上黨縣上黨
卽古壺關者相去遠甚然地雖褊小而有事之秋未得
安息崇正十五年叛將任國琦夜踰壺關以襲北董流
賊老獬入境相延數十里十六年闖賊偽官張絃至
壺順治六年叛賊姜讓偽官胡必至壺嘉慶十八年潞
縣賊牛亮臣竄入壺邑十八盤是地之僻蓋有不可忽
者焉今榭林隘十八盤隘河交口均係要地而玉峽關
舊名風門口在隆慮嵩山之巔爲兩河三晉之界尤爲
壺關縣志

卷九

藝文中

壺

天作之險幸承平日久

聖天子以德化民而綰綬斯土者又皆循良茂著風淳
俗美則山谿之險封疆之界殆有不必言者矣

